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四十集

双玉鐲

法門寺

刘瑾逛花园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編

第四十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　第四十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羅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 11/16 · 字数：81,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統一書号：10071·258　　定价：(7)0.34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内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双 玉 鐲

（又名‘双姣奇緣”）

提 要

明时，世襲指揮傅朋，年長未偶，母氏遂贈玉鐲一对，囑其自行选配。

一日，傅出閑游，見孙玉姣門前独坐，互相傾慕，因遺玉鐲一只，拟訂終身。玉姣拾鐲惊喜。事为刘媒婆撞見，即往詰問。玉姣实告，并以綉鞋一只央为撮合。媒婆旋告其子刘彪。彪賺綉鞋，訛詐傅朋，为乃叔刘公道驅走。彪对傅、刘，从此怀恨在心。

黄夜，彪复去賺玉姣。适玉姣舅父屠申夫妇在室同宿。彪疑为傅、姣苟合，举刀便杀；并將一人头投擲刘公道后园。雇工宋兴兒發見报刘。刘大駭，为灭口計，遂將宋与人头同填枯井。

次晨，孙母报官。县官赵廉，捕审玉姣。玉姣詳供傅朋遺鐲事。傅因被拘，屈打成招。然尸首下落仍無头緒。时刘公道为脫罪責，誣告宋兴兒盗物逃走。赵疑与該案有关，即捕宋家父女。虽然当堂辯白無辜，但以無錢补償刘家財物，宋女巧姣終被收监。

獄中，傅朋与二姣相見，各言往事。巧姣断定凶手必为刘彪，并允代为鳴寃。傅感其德，乃以另一玉鐲相贈；且囑家人代偿刘家銀兩。

宋巧姣出獄，拜見傅母。傅母見鐲大喜，收为兒媳。

权閹刘瑾往法門寺降香。巧姣以探亲为名，雇伴刘媒婆。媒婆醉后备訴刘彪賺綉鞋經过。巧姣遂往法門寺控告。瑾命赵廉先捕刘彪，后捉公道，屠家血案始明，宋子奇寃亦雪。孙、宋二姣，均与傅朋完配。

双 玉 鐲

李万春藏本

第一場　賜鐲

〔傅朋上〕

傅　朋　(引)先人將相，論功勛，拓土开疆。

(詩)冲龄人称导奇郎，

备尝甘苦居穷乡；

何时春風泥銜燕，

依旧飞入玉华堂。

小生、姓傅名朋字云程。友德五代玄孙。当日洪武开基，先人征战有功，勅封世襲指揮，与国同休。后因刘瑾專权誤国，我爹爹嘔血身亡。我母子寄居郿鄔县，农桑度日。这几天母亲長吁短嘆，不知为了何事。不免請出母亲，問个明白。有請母亲！

〔傅母上〕

傅　母　(引)蕭条朱戶寂寞乡，盈盈兩鬢似雪霜。

傅　朋　母亲万福！

傅　母　罢了，坐下。

傅　朋　啊母亲，这几日愁眉不展，不知为了何事？

傅　母　兒呀，你父未能归葬；孝服已滿多时，襲职文書未到，叫为娘怎不愁悶？

傅　朋　原来如此。有道是：無官一身輕，有田可勤耕；农养蚕吐絲，自然衣食丰！

（唱）富貴穷通天主張，
　　豈在营求晝夜忙；
　　春花秋月尽堪賞，
　　一世無官又何妨！

傅　母　兒呀！
　　（唱）先人征蜀定南方，
　　　蒙恩勅封武义郎。
　　　你父为国中年丧，
　　　母子扶柩来此乡。
　　　每日只把雪花賞，
　　　未見勅封紙半張。
　　　我兒婚事悬心上，
　　　母有玉鐲早定鸞凰。
　　兒呀，为娘有玉鐲一付，帶在身旁，寻訪才貌佳人，
　　可以婚配。

傅　朋　孩兒遵命。

傅　母　自古淑女配鸞凰，

傅　朋　也要才貌兩相当。
　　〔同下〕

第二場　雇工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引）貧穷刺綉習針黹，何日梁鴻配孟光。
　　（詩）奴家生来命运低，
　　　慈母早亡身無依。
　　　四壁蕭条如水洗，
　　　貧穷無奈常忍飢。

奴家、宋氏，小字巧姣。老母早亡，家業凋零。岁值飢荒，我父外出求济未归，奴家孤守寒窗，不觉飢寒难忍。想前輩古人曾画餅充飢，我何不作詩一首，学他一学！啊，爹爹呀，家中無有隔宿米，可憐身無遮寒衣！（起介，作詩，念介）

（詩）冷灶生塵早無烟，

飢寒二字并相連。

梅謝花开新春景，

惱恨蝴蝶繞竹帘。

詩已做完，越發飢寒起来了。咳，奴好命苦也！

（唱）家貧無有隔宿米，

可憐身無遮寒衣。

双鎖眉头長嘆气，

無計可充肚內飢。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自幼不会鑽营取，

年岁飢荒將誰依？

朱門豪富誰賙济，

文章不值半毫厘。

宋巧姣　爹爹回来了！

宋国士　回来了。

宋巧姣　啊爹爹，外面可有人賙济我們？

宋国士　兒呀，如今喜的是"錦上添花"，誰肯"雪里送炭"？為父的在田苗地里，挖来苦菜，兒快去做来，与为父充飢。

宋巧姣　孩兒遵命！（哭介，下）

宋国士　适才进得門来，看見我女兒在桌上書写什么，待我

看来。原来是絕句一首。（看詩念介）

（詩）冷灶生塵早無烟，

饑寒二字幷相連。

梅謝花开新春景，

惱恨蝴蝶繞竹帘。

想我宋国士所生一子，呆蠢如泥；生得一女，却乖巧伶俐，哎，我那伶俐的兒呀！

（唱）自幼丧母身無依，

独坐寒窗誰憐惜？

謹守閨門貞烈女，

后来必作貴人妻。

〔宋兴兒上〕

宋兴兒　（唱）朝走东来暮走西，

販卖营生苦慘凄；

今春买卖無毛利，

囊無資本总是虛。

孩兒拜揖！

宋国士　兒呀，求人賙济之事如何呀？

宋兴兒　世态炎凉，誰肯賙济？刘公道要雇孩兒为工，兒引他前来，与爹爹商議。

宋国士　兒呀，你小小年紀与人家为工，为父怎忍？

宋兴兒　爹爹，事到如今，还說什么忍与不忍，不过是暫度荒年罢了。

宋国士　如此，待为父請他进来。（欲行又止介）道为父有請！

宋兴兒　有請刘伯伯！

〔刘公道上〕

刘公道　有田無人种，

出錢来雇工。

宋国士　雇工非容易，

俱是奴下人。

刘公道　宋先生何出此言？“俱是有緣人”哪。

宋国士　“俱是奴下人”！

刘公道　宋先生此話太謙了，哈哈哈……

宋国士　刘兄請进！

刘公道　請！

〔同进介〕

刘公道　适才令郎說要与人家为工，可是眞的么？

宋国士　啊刘兄，貧穷所逼，見笑了。

刘公道　为工作活，有什么“見笑”呢？宋先生，这工价銀要多少？

宋国士　刘兄，小兒蠢笨，只求有碗飯吃，还敢要工价多少！

刘公道　宋先生，我豈肯白白用人？你我是先小人，后君子。每年工价銀三兩；外加細米三斗，不在其数。你看少也不少？

宋国士　工价銀三兩么，却也不少。只是細米三斗，却不敢收。

刘公道　宋先生，莫非你是嫌輕？

宋国士　刘兄說哪里話来？漫說三斗，就是一升半碗，誰肯白送？

刘公道　好，告辞！

宋国士　哪里去？

刘公道　去到大街，請一代笔先生，立下雇工文約。

宋国士　怎么，还要立文約么？

刘公道　那个自然。

宋国士　待弟写来。

刘公道　哎呀，我倒忘怀了，眼前有夫子，何必求聖人。如此有劳了！

宋国士　待我来写。（写文約介）刘兄請看。

刘公道　写得好。只是無有保人！

宋国士　老汉亲笔写的，

〔宋巧姣暗上，看刘公道介，下〕

宋国士　何用保人，請来收起。兴兒，随刘伯伯去吧！

宋兴兒　是。

刘公道　告辞了！

（唱）令郎举动多伶俐，

放羊也不费心机。

同居同食同和气，

些許工銀何足惜。

〔刘公道、宋兴兒下〕

宋国士　（唱）只为眼前無生計，

兴兒去的好惨凄。

求人不如求自己，

恨我家貧少食衣。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唱）籬笆后面暗偸覰，

我看他面帶悪相令人疑。

心中盤算猜詳細，

急向严亲說端的。

今日月破諸事不利，

此刻上工甚不宜。

参見爹爹！

宋国士　罢了。
宋巧姣　啊爹爹，方才孩兒見那人面帶惡相，决非安分良民。为何叫我弟弟与他为工呢？
宋国士　只因家貧如洗，又逢荒年，为父也是万般無奈了。
宋巧姣　縱然为工，不該叫我弟弟今日上工。
宋国士　今日怎么？
宋巧姣　今日乃是“月破”忌日，諸事不宜。
宋国士　我兒忒小心了。与人为工，还講什么“月破”？你不必多言，去煮粥来，今日你我父女要飽餐一頓了。
宋巧姣　是。
宋国士　正是：
　　　　事成休議論，
宋巧姣　月破起疑心；
宋国士　且問直中直，
宋巧姣　須防仁不仁。
　　　　咳！
　　　　〔同下〕

第三場　拾鐲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引）愁鎖双眉头，只为腹內憂。
　　　　（詩）泪湿衣衫痕滿袖，
　　　　　　新愁又接旧日愁。
　　　　　　摽梅期至燦如秀，
　　　　　　見人不覚滿面羞。
　　　　奴家、孙玉姣。父亡母寡，家亦不丰。年方二九，尚未許配人家。母亲好佛，終日不理家务，料今生

無有出头之日。思想起来，心事如麻。咳，泪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

〔孙母上〕

孙　母　（引）要抛紅塵路，須將煩惱丢。

孙玉姣　参見母亲！

孙　母　罢了，一旁坐下。

孙玉姣　謝坐！啊母亲，为何起来甚早？

孙　母　我兒有所不知，只因普渡寺来了一位和尙，在寺內談經說法，为娘要去听經参拜。

孙玉姣　不过是个头陀，拜他何来呢？

孙　母　嗯！毁僧謗道，难免“地獄”“割舌”之罪。从此改过才是！

孙玉姣　孩兒遵命。

孙　母　我兒習学針黹，小心門戶。我要听經去了！

（唱）我去后你在家莫要閑坐，

守家門將針黹用心習学。

吃淸齋三早晨也不为过，

等午后娘回来料理生活。（下）

孙玉姣　（唱）老母亲虔佛事又去早課，

全不問女兒的心事如何。

难料想我今后怎样結果，

忍不住扑簌簌泪雨婆娑。

且住！我母去后，悶坐無聊，何必靜掩柴扉？待我將門兒半开，散心一回，有何不可！

（唱西皮原板）

鎖深閨悶懨懨实难坐臥，

嘆生在貧窮家紅顏命薄。

女兒家站門口虽云不可，

暂时兒料無有什么風波。

〔傅朋上〕

傅　朋　(唱)閑散步从孙家門前路过，

見一位美佳人貌似嫦娥。

只見她俏容顏似鲜花一朵，

引得我魂灵兒飞过天河。

且住！这位大姐生得天姿国色。想必是孙媽媽之女，我傅朋若得此女为妻，平生之願足矣。待我向前与她講話。哎呀且慢！素不相識，男女交言，于礼有碍，待我轉去了吧。

(唱)虽同乡碍礼仪不敢有錯，

况与她幷無有半点瓜葛。

我也是宦門后英雄才略，

怕的是乡里們笑我輕薄。(回头笑介，下)

〔孙玉姣看介〕

孙玉姣　呀！

(唱)他虽去却頻頻回顧于我，

好一个美男子風流情多。

容顏俏虽潘安比他不过，

若与他成連理終身有托。(进門介，又开門，望介)

〔刘媒婆暗上，望介〕

刘媒婆　唉！

(唱)背地里被老身一眼看破，

男有情女有意互送秋波。

〔傅朋內咳嗽介〕

刘媒婆　又来啦！

（唱）我且在大树后側身躲过，

看他們見了面怎把話說。

〔傅朋上〕

傅　朋　（唱）引得我急煎煎心热如火，

再轉去通姓名看她如何。

似这等好机緣不能錯过，

〔孙玉姣开門介，傅朋与孙玉姣对看介〕

傅　朋　（唱）暗与她留一物好結絲蘿。

請問大姐，这可是孙媽媽門首？

孙玉姣　正是寒舍。

傅　朋　孙媽媽可在家么？

孙玉姣　家母不在家中。

傅　朋　哦，你原来是孙家大姐，小生有礼了！

孙玉姣　还礼。足下尊姓大名，何以問及家母？

傅　朋　小生姓傅名朋，就在前面居住。聞知貴宅养的好雄鷄，小生要买一只使用。

刘媒婆　（背供介）这小子，敢情是买鷄来啦！

孙玉姣　雄鷄倒有。家母不在家中，难做交易。

傅　朋　（背供介）哎呀且住！我帶玉鐲一付，不免卸下一只，假遺在地，她若拾去，姻緣必成。啊大姐，令堂不在，小生往别处去买。

孙玉姣　相公請便。

傅　朋　告辞了！（作揖，看介）

刘媒婆　（背供介）好啊！

〔傅朋、孙玉姣双望門介〕

傅　朋　（唱西皮原板）

暗丢下这玉鐲权当媒妁，

假施礼展衣袖遺落玉鐲。（遺鐲介）

若拾去这姻緣八九穩妥，（下）

〔孙玉姣望門介，刘媒婆欲拾鐲介，孙玉姣出門介，刘媒婆吓退介。孙玉姣拾鐲介。傅朋上，看介〕

傅　朋　妙啊！

（唱）回家去禀母亲請人說合。（下）

〔孙玉姣望門介〕

孙玉姣　呀！

（唱）临行时笑盈盈施礼别我，

〔刘媒婆暗下〕

孙玉姣　（唱）有意兒展衣袖遺落玉鐲。

我与他結絲蘿有何不可，

作一对好夫妻終身有托。

〔孙玉姣閉門，又开門介，看介，又关門介，下〕

〔刘媒婆上〕

刘媒婆　有趣啊！

（唱）他二人兩相願含情脉脉，

这其中缺少个人兒說合。

这时候不由我心中暗乐，

似这种大媒人誰来爭夺。

我、屠戶刘彪之母，惯当媒婆。方才看見傅朋与孙玉姣，眉来眼去，彼此送情，临行留下一物，被老身瞧見。这是好事，我去給他們办办。想起这倆人兒来，实在可乐，啊哈哈哈……

〔“夜深沉”牌尾子。刘媒婆兩望門介〕

刘媒婆　（唱）險些兒把我的兩腮笑破，

他二人背地里露出手脚。

偷情事大料她瞒我不过，

我幼年也做过那样生活。（下）

第四場　　讍鞋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唱西皮原板）

　　把玉鐲在灯下端相一晚，

　　不住地長嘆气珠泪漣漣。

　　难得他至誠心与我爱恋，

　　得下这相思病令人纏綿。

　　怕不能射雀屏綉幕牵綫，

　　怎能够大礼成匹配良緣？

　　恨母亲信佛法全然不管，

　　倒叫我女兒家左难右难。

〔刘媒婆上〕

刘媒婆　（唱西皮原板）

　　有老身清晨起急用早飯，

　　移步兒来至在孙家門前。

　　开門来！

孙玉姣　門外是哪个？

刘媒婆　听了！

　　（唱西皮原板）

　　我本是刘媽媽来把門串，

孙玉姣　原来刘媽媽到了，待我与你开門。（藏鐲介）

刘媒婆　快着点兒啊！

孙玉姣　来了来了。（开門介）媽媽請进！

〔刘媒婆进門，看介〕

孙玉姣　看什么？

刘媒婆　（接唱西皮原板）

　　　　　你的母因何故不在家园？

孙玉姣　我母亲往普渡寺听經去了。

刘媒婆　（唱西皮原板）

　　　　　抛下你冷清清無人作伴，

孙玉姣　这也是孩兒命該如此。

刘媒婆　咳！

　　　　（接唱西皮原板）

　　　　　观見她鎖双眉珠泪不干。

孙玉姣　待我取杯茶来，媽媽飲用。

刘媒婆　有劳啦！

　　　　（唱西皮散板）

　　　　　我要將衷腸話細問一遍，

　　　　　好一似長江里抛下釣竿。

孙玉姣　媽媽請茶。

刘媒婆　哎呀，你烫了我的手指头啦！

孙玉姣　媽媽碍也不碍？

刘媒婆　这是个空碗，不要紧。

孙玉姣　媽媽請坐！

刘媒婆　坐着坐着。你媽听經去啦？

孙玉姣　听經去了。

刘媒婆　这个老东西，抛下这么个大姑娘就走啦？倘若是进来个年輕小伙子——

孙玉姣　什么？

刘媒婆　給打一頓，那还了得！你媽不在家，誰給你梳的头啊？头梳的倒好，怎么花戴的不大好，你看那花戴

到哪兒去啦？都戴歪啦！

〔孙玉姣摸头，露镯介，刘媒婆瞅介〕

刘媒婆　我說玉姣啊，你手腕上光晃晃的是什么东西啊？

孙玉姣　無有什么东西。

刘媒婆　我看見啦！

孙玉姣　不瞞媽媽說，是一只玉鐲。

刘媒婆　什么玉鐲，拿来我看看。

孙玉姣　無有什么好看。

刘媒婆　我又不要你的，我看看也不要紧哪！

孙玉姣　媽媽請看。

刘媒婆　我看看。

孙玉姣　媽媽是个近視。

刘媒婆　我，咳，还他媽的是个“举人”哪！你們屋里太黑，我拿到門外头看看去。

孙玉姣　媽媽屋里看吧！

刘媒婆　你甭害怕，我不能給你拐跑嘍。把我烟袋放下做抵押。（出門介）这孩子，眞不开眼，哪是个玉的，是燒料的！虽說是料貨，还是这么这么来的哪！（进門介）玉姣，你收起来吧，眞不錯。

孙玉姣　媽媽，你看好不好哇？

刘媒婆　好。

孙玉姣　好，是我家的。

刘媒婆　我知道。我說玉姣啊，你們家貧寒，哪兒来的这稀罕物件哪？

孙玉姣　乃是孩兒在門外無意撿来的。

刘媒婆　怎么着，你撿来的？怎么我一天价走大街、穿小巷，走东家、串西家，甭說撿玉鐲；連个銅子兒也沒撿着

啊？

孙玉姣　媽媽老了，你無有这个时气呀。

刘媒婆　对嘍，我老啦，不走时气啦。哪像你們年輕的人，正走紅运哪？我看你不是撿来的！

孙玉姣　哪里来的，哪里来的？

刘媒婆　是个年輕小白臉兒送給你的！

孙玉姣　你住了！我母不在家中，你講出这样言語，你快快出去吧！（怒介，坐介）

刘媒婆　你不用跟我發橫。讓我說出来你听听。

孙玉姣　你講！你講啊！

刘媒婆　你听了！

（唱西皮原板）

送玉鐲他是个富戶乡宦，

孙玉姣　他叫什么名字？

刘媒婆　（接唱）

他的名叫傅朋青春少年。

孙玉姣　我們在哪里相会？

刘媒婆　（接唱）

你一人在門前穿針引綫，

孙玉姣　你在哪里看見？

刘媒婆　你不認賬，我学給你看看。你这么一开門，他一看你，你一看他，他假裝施礼，把玉鐲放下就走啦。你一撿，他又回来啦。你这么一害臊。咳咳咳，对不对！

〔孙玉姣笑介〕

刘媒婆　对了吧，玉姣啊！

（接唱）

这本是你二人情意纏綿。

好啊，你作这个事情，打算瞞着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从八岁上，就干这事。你有气是假的，我有气是眞的，可把我气坏啦！

孙玉姣　媽媽！

刘媒婆　喇嘛，在庙里哪！

孙玉姣　老娘！

刘媒婆　老羊，上山吃草去啦！

孙玉姣　孩兒与你跪下了！（跪介）

刘媒婆　我問你有这么回事沒有？

〔孙玉姣低头，作着急不語介〕

刘媒婆　低头不算点头算。

〔孙玉姣点头介〕

刘媒婆　起来吧！

〔孙玉姣起介〕

孙玉姣　与孩兒拿个主意才好。

刘媒婆　一定，我有主意。你有什么东西交給我，我給他送去，保管你們的姻緣成就。

孙玉姣　我家貧穷，哪里来的稀罕之物？

刘媒婆　你有綉鞋沒有？

孙玉姣　啊，媽媽，你要多少？

刘媒婆　我又不开鞋鋪，一只就行。

孙玉姣　待孩兒取来。（取鞋介）媽媽綉鞋在此。

（唱）这事媽媽你一人見，

茶前酒后須謹言。

父亡母寡把佛念，

不管我寂寞深閨終身姻緣。

媽媽与我行方便，
感念心間定报还。

刘媒婆　玉姣啊！
(唱)老身我惯作那嘘寒送暖，
叫玉姣且把那心兒放寬。
將綉鞋作表記柴扉紧掩，
会佳期須要你等候三天。
你在家等着吧，我去啦。

孙玉姣　媽媽再待片刻。

刘媒婆　恐怕我兒子回来用飯。我要回去啦。

孙玉姣　送媽媽！

刘媒婆　不用送啦。你等三天，自有喜信兒。

孙玉姣　茶前酒后須謹言，

刘媒婆　叮嚀不必再而三；

孙玉姣　挑灯等待青鸞至，

刘媒婆　管引蝴蝶进桃源。

〔分下〕

第五場　搜鞋

〔刘彪上〕

刘　彪　(唱)手拿明亮刀一把，
慣將六畜来宰杀。
大戥小秤任我挂，
鮮血盆內作生涯。
杀生害命把日度，
开腸破腹支撑家。
任憑来世变牛馬，

今生酒肉享荣华。

小子、刘彪。身当屠戶。宰杀回来，不免到家中看看便了。

（唱）宰杀完畢回家下，（进門介）

母亲为何不在家？

我母亲不在家里，門也不鎖。也不知道她往哪兒去啦？

〔刘媒婆上〕

刘媒婆　家門未上鎖，走步快如梭。

孩子，你回来啦？你吃什么，媽媽給你作飯去。

刘　彪　兒在外边兒吃过啦。啊母亲，您不在家里看守門戶，哪兒去啦？

刘媒婆　孩子你不知道，孙寡妇往普渡寺听經去了，家里沒人，我跟她閨女作伴兒去啦。

刘　彪　孙寡妇不在家，怎么不叫孩兒跟她女兒作伴去哪？

刘媒婆　放屁！人家是大閨女，还沒有出門子哪，怎能叫你作伴兒去？

刘　彪　她是个沒出門子的閨女，我是个沒娶媳妇的小子，我跟她作伴，不是正合适嗎？

刘媒婆　你怎么这么胡說八道的？我打你这王八不是人养的小畜生！

〔刘媒婆打刘彪介，綉鞋掉介，刘彪拾鞋介〕

刘　彪　媽呀，这是哪兒来的？

刘媒婆　这是我的，快拿来！

刘　彪　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还穿这样的鞋？八成您老有少心吧！

刘媒婆　好啊！你怎么說媽媽这个？你也不怕天打雷劈你！

刘　彪　您告訴我，是哪兒来的？

刘媒婆　是我的，快拿来！

刘　彪　您要不說实話，我拿到街上嚷去！

刘媒婆　你别嚷。我告訴你：只因孙玉姣与傅朋有約，叫我送給傅朋做人情表記的。告訴你啦，拿过来吧！

刘　彪　您这么大岁数，怎么淨做这个事？日后犯了事，必要到官，母亲前边走，孩兒后面随，叫孩兒怎么見人哪？您也做点兒德行事，您看孙寡妇普渡寺听經去啦，您也跟着人家学一学，行点兒好事。您專門做这沒体面的事，您叫我怎么为人哪？

刘媒婆　好孩子，說的是。本来嘛，我这么大岁数，不学好。明兒个我也往普渡寺听經去。拿鞋来，我給她送回去。

刘　彪　我怕您不給孙家送去，怕您給了傅朋。

刘媒婆　依你怎么办哪？

刘　彪　依我，弄把火把它燒啦，倒也干淨。

刘媒婆　燒了好？

刘　彪　燒了干淨。

刘媒婆　燒了吧！

(唱)从今后这件事娘再不管，

刘　彪　着哇！您老人家再不要管这些个閑事啦。

刘媒婆　(唱)学一个女居士拜佛参禪。

刘　彪　这是好事。

刘媒婆　(唱)回厨下娘与你安排茶飯，

你將这紅綉鞋用火焚燃。(下)

刘　彪　好啊！

(唱)假意兒燒綉鞋將她来賺，

她焉知我腹内巧妙机关。

我說將綉鞋用火燒嘍，不过瞞哄母亲。我不免將綉鞋拿到大街之上，訛詐傅朋的銀錢；然后再指这只綉鞋，与孙玉姣成其美事。我就是这个主意！

（唱）險些兒笑出口忙把声掩，

得綉鞋如得了珍宝一般。

到大街先訛詐富戶乡宦，

再去与孙玉姣倒鳳顛鸞。（下）

第六場　訛　詐

〔院子、傅朋上〕

傅　朋　（唱）蝴蝶兒舞翩翩成双結对，

兩岸的柳枝兒浪擺風吹。

杏花开桃花放含苞吐蕊，

乐春景与朋友沽飲几杯。

〔刘彪上〕

刘　彪　（唱）怀揣着綉鞋兒假裝酒醉，

大街上寻傅朋惹事招非。（撞傅朋介）

院　子　你这厮可惡，为何撞着俺家主人？

刘　彪　大街上行走，撞一下兒也不要紧！

院　子　有道是：低头走路，抬头看人。

刘　彪　那么我撞啦，該当怎么样哪？

院　子　我打你这厮！

傅　朋　呃，不要与他生气，他吃醉了。

刘　彪　我"醉"事小，你"罪"事大。

傅　朋　大丈夫作事，問心無愧，我有何罪过？

刘　彪　有人告了你啦！

傅　朋　誰来告我？

刘　彪　孙寡妇告你！

傅　朋　她告我什么？

刘　彪　她告你調戏她的女兒。

傅　朋　你这奴才，在大街之上，胡言乱語，家院，与我打这个奴才！

〔院子打刘彪介，刘公道上〕

刘公道　大官人不要打。舍侄醉了，冒犯公子。待我責打这个畜生。（打刘彪介）还不滚回家去！

刘　彪　这事你管不了，你接着我的！

〔刘彪推刘公道介，跑下〕

刘公道　侄兒刘彪酒醉，老汉这里賠禮了！

傅　朋　老丈免禮。

刘公道　因何与他嘔气？

傅　朋　老丈啊！

（唱）我与他从無有一面之会，

大街上橫行事招惹是非。

平白地撒酒風弄迷搗鬼，

無奈何才与他扭結一堆。

請問老丈尊姓大名？

刘公道　大官人哪！

（唱）总乡約刘公道是我名諱，

这畜生名刘彪無事不为。

自幼兒父早亡無人教誨，

明日里教訓他以禮相賠。

大官人不必生气，明日叫他与大官人賠禮也就是了。

傅　朋　这就不必了。正是：

　　　　無煩惱处惹煩惱，

刘公道　得开恩时且开恩。

傅　朋　是他酒后非君子，

刘公道　量宽且自容小人。

　　　　請了！

　　　　〔分下〕

第七場　劝妻

　　　　〔屠賈氏上〕

賈　氏　（引）悶坐閨閣，我兒夫，虔心好佛。

　　　　（詩）謹守家門深寂寞，

　　　　　　空房冷落蹙双蛾。

　　　　　　兒夫不守閨房乐，

　　　　　　辜負紅顏命运薄。

　　　　奴家、賈氏。配夫屠申。兒夫終日好佛，不顧閨房之乐。奴自过得門来，从未生育，不知百年之后，誰是祭祀之人，思想起来，好不叫人伤感也！

　　　　（唱西皮慢板）

　　　　　　想兒夫信佛法家务不管，

　　　　　　看將来無度用誰人垂憐？

　　　　　　嘆膝前乏子嗣怎接后綫，

　　　　　　百年后有何人焚化紙錢！

　　　　〔屠申上〕

屠　申　哈哈哈！

　　　　（唱）普渡寺可算是一所仙观，

　　　　　　来了个得道僧法力無边。

回家去劝我妻听經禪院，（进門介）

叫娘子快随我去見神仙。

賈　氏　官人回来了？

屠　申　回来了，哈哈哈！

賈　氏　官人为何發笑？

屠　申　只为普渡寺来了一位三陽和尙，此人道力頗深，不亞济顚再世。在普渡寺內談經講法大收門徒。善男信女結伴成群，前去听經。我有心帶了娘子前去，不知你意下如何？

賈　氏　官人好佛，不理家务，日后倘有寒暖不接，如何是好？

屠　申　为人修成神仙之体，抛弃紅塵，何乐無有？何故自寻兒女煩惱！

賈　氏　神仙自有神仙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屠　申　娘子呀！

（唱）刘晨阮肇奔仙山，

不染紅塵乐陶然。

只要虔心誦經卷，

何愁羽化不登仙。

賈　氏　（唱）每日只想誦經卷，

誦經难救家貧寒。

只見世人多受难，

未見死鬼做神仙。

屠　申　（唱）娘子只要心向善，

死后和諧永万年。

何必又把兒孙盼，

虽死如生更喜欢。

賈　氏　（唱）非是我心意不向善，
貧寒之日就在眼前。
后世难满今世願，
你去参禪我不参禪！

居　中　（唱）娘子莫要心不轉，
卑人有言听根源。
啊娘子，今日你随我前去听經，大概姐姐也要前去。你我順便去看看甥女玉姣。到了那里，那三陽和尙若是無有神仙妙术，明日我就不信佛了，回家来經理家务就是。

賈　氏　既然如此，我随你前去也就是了。

居　中　你随我来呀！
（唱）叫娘子你把那門兒来掩，

賈　氏　（唱）不参禪到孙家望看一番。
〔同下〕

第八場　参禪

〔小和尙上〕

小和尙　（念）削髮靜修落清閑，
終日拜佛与参禪。
人人称羡出家好，
哪知出家事事难！
貧僧普渡寺知客僧人，法名智寿。今天三陽和尙在此說法，不免前去伺候。
〔孙母上〕

孙　母　啊大师傅！

小和尙　阿弥陀佛！

〔刘媒婆上〕

刘媒婆　大师傅！

小和尙　施主。

〔众善士上〕

众善士　大师傅！

小和尙　阿弥陀佛！

〔屠申、賈氏上〕

屠　申
賈　氏　大师傅！

小和尙　阿弥陀佛！

屠　申
賈　氏　啊姐姐！

孙　母　兄弟、弟妹，你們也来了？

賈　氏　我看甥女来了。

孙　母　她在家看守門戶，未曾前来听經。

屠　申　啊小师傅，弟子等願入佛会，乞求引渡。

小和尙　这位女居士是誰呀？

刘媒婆　我是屠戶刘彪之母，在永宁街居住。願入佛会，乞求引渡。

小和尙　如此，众居士少等。候大师傅出了禪堂与你們通傳。

〔內响云板介〕

小沙弥　（內）云板三响，三陽师傅来也。

众　　　阿弥陀佛！

〔四小沙弥引三陽和尙上〕

三陽和尙　（唱“吹腔”）

桑田成海海成田，

霎时人間几千年。

众僧若得通禪慧，

何愁不成大罗仙。

貧僧、西藴山报恩寺三陽和尚，法名智空。遍游四方，大張教化。今日在鄗鄔县普渡寺說法。众弟子，击鼓鳴鐘！

四小沙弥　是。（击鼓鳴鐘介）

小和尚　啓师傅：乡村来了一男一女，願入佛会，乞求引渡。

三陽和尚　引他进来。

小和尚　是。願入佛会的，随我进来！

〔屠申拉賈氏、孙母、刘媒婆同进介〕

小和尚　跪下报名！

〔屠申、賈氏同跪介〕

屠　申　弟子屠申，我妻賈氏。

三陽和尚　抬起头来！

〔屠申抬头介，三陽和尚看介，惊介〕

三陽和尚　呀，面帶凶光，令人好惊怕也！

（唱“吹腔”）

他二人已做了幽冥鬼犯，

不久被害赴黃泉。

虽然是虔誠心向善，

前因后果非偶然。

小和尚　你也报名！

〔刘媒婆跪介〕

刘媒婆　刘門胡氏。

三陽和尚　众居士，請回去吧。百日后才能談經講法！

刘媒婆　这不是白来一趟嗎？（下）

〔孙母、屠中、賈氏、众善士下〕

三陽和尙　众弟子，这里只留下二三僧人看守寺院，在佛前燒香。余下之人，明日随我到終南修煉便了。

(唱)郿鄔县人情眞可厭，

　男女無不好利貪。

　怕的是久后禪机变，

　不如我早些到終南。

〔同下〕

第九場　誤杀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唱)刘媽媽此一去魚沉雁杳，

　叫奴家悶懨懨情懶無聊。

　她許下三日內喜信来到，

　屈指算已五日奴好心焦。

自从那日刘媽媽去后，言道三日內必有喜信。如今已到五日，靑鸞音杳，莫非公子有病？刘媽媽也当送信前来呀？可說是刘媽媽你眞眞悶死人也！

(唱)泪珠兒扑簌簌腮边垂掉，

　月老仙把我的名兒勾消。

　这一場南柯夢反复顚倒，

　看起来紅顏女薄命相招。

待我点起灯来，閨房閑步，靜盼好音。正是：

紅顏多薄命，

婚姻受折磨；

心慌难坐臥，

兩眼泪婆娑。

〔孙母、屠申、賈氏上〕

孙　母　为念弥陀，哪怕奔波。

屠　申　等过百日，再去拜佛。

孙　母　开門来！

孙玉姣　母亲回来了。（开門介）

孙　母　你舅父、舅母到了。点灯！

孙玉姣　綉房有灯。

孙　母　就在綉房坐吧。

屠　申　是。

〔小圓場〕

孙玉姣　参見舅父、舅母！

屠　申
賈　氏　罢了。

孙　母　快去安排晚飯！

屠　申
賈　氏　不用，身体劳困，不用茶飯。歇息了吧。

孙　母　旣然如此，我兒到上房与娘同宿，綉房讓你舅父、舅母安歇。

孙玉姣　待孩兒去到上房点灯。咳！（下）

孙　母　天交一更，你們安歇了吧。

屠　申
賈　氏　姐姐請便。

孙　母　我要歇息去了！

（唱）老身我每日里劳忙不了，

佛堂前有晚香还未曾燒。

这几日佛案上未必打扫，

諸般事都要我亲自操劳。（下）

屠　申　（唱）这一时只觉得心惊肉跳，

眼昏花一陣陣身似火燒。

为什么今夜晚諸多朕兆？

賈　氏　（唱）这半晌心兒內好似油澆。

想起那庙中僧只把面照，

說什么講道法須过百朝？

分明是那僧人胡言乱道，

守本分又何必把佛来朝？

劝夫君你且把那佛心去了，

你何必相信他枉自徒劳！

屠　申　娘子說的是。明日回得家去，經理家業就是。

賈　氏　这便才是。

屠　申　劳碌終日，身体困倦得紧，你我安歇了吧！

〔屠申、賈氏同入帳介〕

〔起二更。刘彪上〕

刘　彪　月下風冷腹內空，胸中如积万年冰。

小子、刘彪。宰杀回来，在外面多吃了几杯水酒，天色已晚。待我快快回家去吧！（圆場）来此已是孙寡妇門首，怎么門兒半掩？事有蹊蹺。待我进去看个动靜。（进門看介）这是佛房。（走看介）这是厨房。（再走看介）这是綉房。怎么这綉房也未曾关門？待我听上一听。（听介）鼻息吁吁，待我进去看看。（进介，看介）怎么有一男一女睡在这兒？哦呵是啦，想是孙玉姣这个小淫妇与傅朋通奸。可恨傅朋在大街之上，叫家院暴打于我，此仇未报，我恨怎消？我身旁帶有宰猪鋼刀，將他二人杀死以消前恨！（杀屠申、賈氏介，出介）想那日刘公道在大街之上劝解不公，我不免拿

个人头扔在他家便了。（下）

〔孙母执灯上〕

孙　母　正要矇矓睡去，忽听院中似有人行。待我拿灯看来。（走介，看介）怎么街門未曾关上？这地上哪里来的鲜血？啊，这血迹来自綉房，待我看来。（进介，看介）哎呀不好了！（倒介，“乱錘”）

孙　母　（念“扑灯蛾”）

　　叫人心胆战、心胆战，

　　二命丧黄泉、丧黄泉！

　　忙把女兒喚，

女兒快来！

孙玉姣　（內）来了！（上）

（念“扑灯蛾”）

　　何事喊声喧？

孙　母　（念“扑灯蛾”）

　　你舅父人头断，

　　你舅母丧黄泉。

孙玉姣　孩兒看来。（看介）哎呀舅父、舅母啊！

（念“扑灯蛾”）

　　吓得魂飞散，

　　头上髮倒悬。

　　快把鄰居喚，

母亲哪！

　　好去报当官！

孙　母　鄰居們快来呀！

〔众鄰居上〕

众鄰居　（念“扑灯蛾”）

快到二更半，

来把鄰居喚。

半夜不睡覚，

喚我們有何言？

孙　母　（念“扑灯蛾”）

普渡寺把經念，

随我来了二亲眷。

不知哪里来的杀人贼，

半夜之中把头断、把头断！

众鄰居　我等看来。

〔众鄰居看介，鄰居乙怕介〕

鄰居甲　怕什嗎？

鄰居乙　不怕。

鄰居甲　你腿哆嗦什么？

鄰居乙　我这腿有病。喲！怎么男人有头，女人無头？

鄰居甲　想是滚在床下头啦。

鄰居乙　找一找！

孙　母　这便如何是好？

众鄰居　人命关天，赶紧报官去。

孙　母　好，待我报官去。

众鄰居　半夜三更，你怎去报官？等天亮再去吧！

孙　母　天明再去报官。

众鄰居　我們也該回去睡一会兒去啦。

孙玉姣　众位不要走，我母女害怕，煩劳列位帮忙看守尸身。

众鄰居　好，我們帮忙看守就是啦。

〔孙玉姣哭介〕

孙玉姣　舅父、舅母啊！

〔同下〕

第十場　推　井

〔刘彪上〕

刘　彪　来此已是刘公道門首，待我隔牆扔了过去。呔！刘公道，老子給你送礼来啦！（扔头介，下）

〔宋兴兒执灯上〕

宋兴兒　忽听人喊叫，夜已三更交。

〔刘公道上〕

刘公道　不是牛生犢，就是羊下羔。

宋兴兒　打鬼打鬼！

刘公道　哪里有鬼呀？

宋兴兒　在这里。

刘公道　我看看。（見人头介）哎呀！

（唱）一見人头吓一跳，

渾身頓似冷水澆。

这場人命不得了，

哎，我的老婆子呀！

这个人头怎开銷？

兴兒啊，这、这、这、可、可、可、怎么好啊！

宋兴兒　我倒有个主意。

刘公道　你有什么主意，你、你、你、快說啊！

宋兴兒　后院有口硃砂井，將人头扔在井內，上复沙塵，消灭痕迹。

刘公道　若有人知道，那还了得！

宋兴兒　就是你我知道，怎能走漏消息？

刘公道　說的是。快取斧头、鉄鍬来！

宋兴兒　是。（下）

刘公道　哎呀，我想兴兒乃是外人，倘若走漏風声，那还了得！我不免將人头丢在井內之时，把他也打死井內，以免禍患。我就是这个主意。

〔宋兴兒上〕

宋兴兒　取来了。

刘公道　你拿人头，咱們一起去。

宋兴兒　是。

〔圓場〕

宋兴兒　来到了。待我將人头丢了下去。（扔头介）

刘公道　兴兒，你看里头有水無水？

宋兴兒　無有水。

刘公道　你往里看！

宋兴兒　無有水。

刘公道　無水你也下去吧！（打宋兴兒下井介）事情是办完了，明日宋秀才与我要人，我拿何言答对呀？有了，明日我先遞一張狀子，告宋兴兒窃物逃走，叫他賠还我东西，就是这个主意。正是：非是公道不公道，怕的兴兒嘴不牢。（下）

第十一場　报官

〔四衙役、二班头、刑房引赵廉上〕

赵　廉　（引）欽受王命，郿鄔县，轄管黎民。

（詩）金榜題名任县令，

为官清正教黎民。

万古流芳垂青史，

不負皇恩与祖恩。

下官、赵廉。进士出身，在大明为臣。蒙聖恩欽授郿鄔县正堂。自到任以来，倒也安靜。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来，放告牌抬出！

二班头　是。（抬放告牌介）

〔孙母上〕

孙　母　冤枉！

班　头　有人喊冤。

赵　廉　帶上堂来！

班　头　随我上堂！

孙　母　与大老爷叩头！

赵　廉　你叫何名，有何冤枉，講！

孙　母　孀妇孙屠氏。我胞弟屠申夫妇宿于我家，半夜之中，不知被何人杀死。老爷作主！

赵　廉　竟有这等事！待我去到尸場驗明尸身，再来追問情由。起过一旁。喚仵作上堂！

班　头　仵作上堂！

〔仵作上〕

仵　作　伺候老爷！

赵　廉　随本县尸場檢驗尸身。孙屠氏帶在轎后。外厢順轎尸場去者！

四衙役
二班头　啊！

〔同下〕

第十二場　驗屍

〔众鄰居、地方上〕

地　方　天不早啦。孙寡妇报官怎么还不見回来呀！

〔四衙役、二班头、仵作、刑房、孙母、赵廉上〕

赵　廉　唤地方、乡約！

地　方　乡約不在。地方伺候太爷！

赵　廉　点香搭尸！

地　方　是。（搭尸介）搭尸已畢。

赵　廉　仵作驗来！

仵　作　啊！（驗尸介）脖項俱受刀伤而死。男尸有头，女尸無头。

赵　廉　男尸有头，女尸無头，这又奇怪了。搭了下去！

地　方　啊！（搭尸首下）

赵　廉　唤尸主！

班　头　唤尸主！

孙　母　伺候太爷！

赵　廉　死的是你什么人？

孙　母　是我胞弟屠申夫妇。

赵　廉　什么时候来到你家？

孙　母　昨日黄昏时候来的。

赵　廉　騎馬，坐轎？

孙　母　我那胞弟乃是貧寒之人，步行而来。

赵　廉　你昨日怎样接待？

孙　母　昨日来到我家，就在我女兒房中安歇。不想天明出了这样大禍。

赵　廉　你女兒可曾許配人家？

孙　母　尚未婚配。

赵　廉　唤你女兒前来！

孙　母　是。女兒快来！

〔孙玉姣上〕

孙玉姣　来了。

孙　母　老爷唤你。

〔孙玉姣跪介〕

孙玉姣　民女与太爷叩头！

赵　廉　你叫何名？

孙玉姣　小字玉姣。

赵　廉　抬起头来！

孙玉姣　是。

赵　廉　低头！你舅父、舅母被人杀害，你可知道？

孙玉姣　民女不知。

赵　廉　在你房中被害，还說不知？不动大刑，諒你不招。来，大刑伺候！

孙玉姣　哎呀！

〔孙玉姣吓倒，露镯介〕

赵　廉　慢来！看她手腕上帶的什么？

班　头　是一只玉鐲。

赵　廉　屠氏，你家貧穷，你女兒手上哪里来的玉鐲？

孙　母　民妇家中并無此物。

赵　廉　孙玉姣，你手上的玉鐲是哪里来的？

孙玉姣　乃是民女在門外撿了来的。

赵　廉　料你不肯实招。拶起来！

班　头　啊！（拶孙玉姣介）

孙玉姣　喂呀！（哭介）

赵　廉　（唱）都是你平日里不守閨范，

你不該背地里誨淫盜奸。

这玉鐲今在你自己手腕，

结交的是何人快說根源！

孙玉姣　喂呀！

(唱)贈玉鐲他本是富戶乡宦，

他的名叫傅朋青春少年。

是那日买雄鷄含情無限，

有意兒將玉鐲遺落門前。

赵　廉　松刑！上了刑具，解衙收监！

班　头　是。(松刑介，帶孙玉姣下。又上)

赵　廉　这是火簽，速傳傅朋！

班　头　是。(下)

〔刘公道上〕

刘公道　乡約与老爷叩头！

赵　廉　本县到来多时，因何不早来伺候？

刘公道　小人家雇工宋兴兒，盗物逃走，小人追赶未获，有失狀呈上。

赵　廉　刑房，收了失狀。差人捕捉。正是：

賤女狂夫兩意顚，

桑間私約結姻緣；

暗地杀人無干証，

豈知玉鐲泄机关。

順轎！

刘公道　送太爷！

赵　廉　免！

〔四衙役、二班头、刑房、仵作、赵廉下。刘公道下〕

众鄰居　我等告辞啦！

孙　母　恕不远送了。

〔众鄰居下〕

孙　母　哎呀且住！我兒作下这样丑事，叫我何以为人？我不免逃往他方，削髮为尼便了！正是：

玉姣女不正，
有辱孙家門；
莫怪娘心狠，
都因你不貞。（下）

第十三場　堂审

〔四衙役、一班头、刑房帶孙玉姣上。赵廉上〕

赵　廉　但知孔聖三分礼，莫犯蕭何律一条。傳女禁卒！

班　头　傳女禁卒！

〔女禁卒上〕

女禁卒　伺候太爷！

赵　廉　將孙玉姣收押监中。

女禁卒　是。跟我走吧！

孙玉姣　喂呀！（哭介）

〔女禁卒帶孙玉姣下〕

〔班头上〕

班　头　启太爷：傅朋帶到。

赵　廉　帶上堂来！

班　头　傅朋上堂！

〔傅朋上〕

傅　朋　未犯蕭何律，不知何是非？父宪在上，治生打躬！

赵　廉　上得堂来，身打一躬，有什么前程？

傅　朋　世襲指揮。

赵　廉　有何为証？

傅　朋　文書未到。

赵　廉　既然文書未到，就为庶民，竟敢大胆抗礼？

傅　朋　父宪息怒，治生跪下了！（跪介，露鐲介）

赵　廉　看他手上帶的何物？

刑　房　是一只玉鐲。

赵　廉　傅朋，孙玉姣告你杀死他舅父、舅母，还不从实招来！

傅　朋　治生不知孙玉姣她是何人。

赵　廉　你二人私自通奸，还說不知？

傅　朋　想我先人自洪武开基，颇有功勳，挣下世襲之功。既知法度，岂能做那伤風敗化之事？望父母太爷詳情！

赵　廉　你上得堂来，拿“洪武开基”与“国家有功”和你的“世襲指揮”欺压本县不成？

傅　朋　治生不敢！

赵　廉　我諒你也不敢。你既是世襲指揮，就該謹遵聖教，勤讀詩書，熟練弓馬，倘遇荒乱之年，好来报效皇家知遇之恩，才上不愧皇恩，下不愧父母。你怎么懶讀詩書，不習弓馬，引誘人家妇女？漫說你是小小指揮，你可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講！

傅　朋　治生自幼攻書，頗知礼义。断断不敢杀人！

赵　廉　不动大刑，諒你不招。来，大刑伺候！

二班头　啊！（与傅朋上刑介）

赵　廉　有招無招？

傅　朋　無有招的。

赵　廉　收！

傅　朋　有招！

赵　廉　松刑。叫他画供！

傅　朋　且住！想我身体薄弱，焉能受这五刑之苦？待我招了吧！

赵　廉　杀人可是实情？

傅　朋　杀与不杀，我情願与他偿命。

赵　廉　你与孙玉姣可曾有奸？

傅　朋　通奸是眞。

赵　廉　通奸杀人应該立斬！只是男尸有头，女尸無头，首級哪里去了？

傅　朋　若問首級之事，治生实在不知。

〔禁卒暗上〕

赵　廉　来，暫且釘扣收监！

禁　卒　是。跟我走吧！

〔禁卒帶傅朋下〕

赵　廉　刑房，命你吩咐牢头，押傅朋与孙玉姣相見，看他二人相見，是怎样行动，暗暗听他們的口供。

刑　房　遵命。（下）

赵　廉　正是：要断十条律，处处須用心。掩門！

〔同下〕

第十四場　獄会

〔看监人上。男禁卒帶傅朋上〕

男禁卒　伙計，开門！

看监人　是啦。（开监門介）

〔傅朋、男禁卒同进介〕

男禁卒　你下边歇息去吧！

看监人　是。（下）

男禁卒　傅公子，你先在廊檐底下歇会兒。

傅　朋　是。（嘆气介）

〔刑房上〕

刑　房　禁卒！

〔男禁卒出介〕

男禁卒　什么事？

刑　房　老爷吩咐：叫孙玉姣与傅公子見上一面。

男禁卒　好。我給他搬个座兒来。（进介，搬座介）你坐这兒！

傅　朋　是。（坐介）

〔女禁卒暗上，男禁卒出介〕

男禁卒　你把孙玉姣帶出来，叫她跟傅朋見面。

女禁卒　不怕串供啊？

男禁卒　老爷吩咐的。

女禁卒　老爷吩咐的就不怕啦。孙玉姣走动啊！

孙玉姣　（內）喂呀！（上）

（唱）聞傳喚我怎敢裝聾作啞，

出牢来顧不得將人羞煞。

見獄卒押一人坐在檐下，

却不知是何人犯了王法。

媽媽，喚我何事？

女禁卒　你进去看看，你們倆人認識嗎？

孙玉姣　是。

〔孙玉姣进介，看傅朋介〕

傅　朋　你不是孙家大姐么？

孙玉姣　正是奴家。

傅　朋　大姐，我与你井水河流，兩不相犯。無故告我杀死人命，是何道理？

孙玉姣　公子錯怪，哪个告你杀死人命？

傅　朋　你旣不曾告我杀死人命，为何將我牽連在內？

孙玉姣　咳，公子呀！

（唱西皮二六板）

自那日买雄鷄初見尊駕，
临行时遺玉鐲引起葛瓜。
我家中遭逢那人命事大，
官来驗动刑法猜疑奴家。
他說奴有情人大伤風化，
一时間尸場內动了刑法。
女孩家受不过五刑拷打，
無奈何才說出遺鐲根芽。
望官人休怪我將你告下，
因玉鐲起禍根將你攀查。

傅　朋　住了！

（唱）相見时你家的竹帘未挂，
买雄鷄問的是孙家媽媽。
并不曾对你說半句情話，
又無有久停留嬉笑磕牙。
那玉鐲权当我有意留下，
說起来怎能算盗柳偷花？

孙玉姣　（唱西皮快板）

公子休要珠泪下，
牽連于你怨奴家。
虽是奴家寃屈你，

咱二人情意并不差。

兄妹之义权結下，

死后願开連理花。

若有清官来釋放，

当随兄長轉回家。

公子含冤死地下，

情願殉葬入黃沙。

傅　朋　（唱）大姐果然無虛假，

情深义远实可夸。

大姐言講此話，可是眞心？

孙玉姣　公子若肯收奴为妹，死后鬼魂也願与你作伴。公子若是含冤受刑，奴家触壁身死，与你殉葬，以报此不白之冤。若有半点虛情，永沉地獄。願即結拜，以表奴心。

傅　朋　这个！

刑　房　啊公子，大姐她受刑不过，冤屈了公子，死后情願与你殉葬。旣是如此何不生时結为夫妇，我願为媒，成全你二人獄中成婚。若是日后拿住杀人凶犯，你二人也好出獄归家。

傅　朋　啊老丈，我虽受屈含冤，怎能作非理之事？

刑　房　公子可算至誠。牢头，將他二人禁于一处，諸事任他二人商議。

男禁卒　就这么办啦。

傅　朋　还是要分房另住才是。

男禁卒　旣然如此，你送孙氏到北屋，我送公子东房住。

女禁卒　是啦。

傅　朋　良緣不用人作伐，

孙玉姣　誠心自有天鑒察。

刑　房　夫妻相見如陌路，

孙玉姣　云中秋月鏡中花。

刑　房　好一个“云中秋月鏡中花”！我要回复太爷去啦。

傅　朋
孙玉姣　有劳了！

〔刑房下〕

男禁卒
女禁卒　都回房里歇息去吧！

〔傅朋、孙玉姣对看介，分下。男禁卒、女禁卒分下〕

第十五場　發　签

〔赵廉上〕

赵　廉　（唱）刑房监中去查看，

良久未見轉回还。

暗訪此事为剖辨，

以免內中有奇冤。

〔刑房上〕

刑　房　（唱）已然查明这情案，

見了太爷說根源。

參見太爷！

赵　廉　罢了。命你查訪內中情由，怎么样了？

刑　房　他二人見面，并不知案从何起，傅朋遺鐲是眞，二人私通是假。那孙氏言道，今生不能成为夫妇，許結陰世夫妻，以表清白，以报寃枉。

赵　廉　如此說来，杀人凶犯，未必是他。（想介）哦，我倒想起来了，我想宋兴兒同他在一巷居住，黑夜逃走，况且事出一夜，这凶犯必定是宋兴兒了。

刑　房　老爷何不出签，拿宋兴兒家屬一問？

赵　廉　言之有理。傳班头！

刑　房　傳班头！

〔二班头上〕

二班头　伺候太爷！

赵　廉　命你等去拿宋兴兒家屬，公堂听审，不得有誤！

二班头　遵命！（下）

赵　廉　定是宋兴兒將人杀死，冤屈傅朋是我之錯也！

(唱)孙玉姣并非是私会淫蕩，

傅公子也不是鑽穴兒郎。

我用那五刑拷將人冤枉，

触动了天地怨陰功損伤。

〔同下〕

第十六場　拘拿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引)愁眉难放，嘆手足，踪迹不詳。

(詩)無心理髮与梳妝，

鏡台含泪想亲娘。

枕畔伤悲魂欲断，

泣不成声实感伤。

奴家、宋氏巧姣。爹爹宋国士，自幼攻書，时运乖蹇，未得名列金榜，困居潦倒，半生落魄难支。生下我姐弟二人。不幸母亲下世，一貧如洗，万般無奈。我弟去刘公道家中佣工，不想半夜私逃。我父到外边寻找兄弟去了，尙未見回来。想起家中困苦难堪，何年何月是出头之日也！

（唱二黃原板）

宋巧姣悶無聊泪如雨降，
伤心泪似断綫想起亲娘。
最可嘆父母恩將兒生养，
并無有行孝資供奉高堂。
我的父他半生潦倒沮丧，
可嘆他苦讀文章、未入皇榜、家貧如洗、实無
奉养、有愧汉朝賢良的孟光。
我兄弟去佣工夜間逃往，
我的父去寻找不見还乡。

〔二班头上〕

二班头　来到啦。有人嗎？

宋巧姣　哪一个？

二班头　是我。

宋巧姣　你們是哪里来的？

班头甲　郿鄔县来的。

宋巧姣　到此作甚？

班头甲　刘公道把你們告下来啦，說宋兴兒拐物逃走，帶宋国土上堂回話。

宋巧姣　我父不在家中。

二班头　哪兒去啦？

宋巧姣　寻找我兄弟未归。

班头甲　旣是你父亲不在家，沒別的，你随我們哥倆辛苦一趟吧！

宋巧姣　我乃女孩兒家，怎能随你們出入公衙？

班头甲　我們也不願意帶你。你父亲不在家，我們白来一趟，这时候空着回去，待会还得来，来回就是四趟，跑

坏鞋誰給买？怎么办，你說！你給我們哥倆拿几兩銀子弄双鞋穿，我們也就不帶你啦。

宋巧姣　我家無有銀兩。

班头甲　沒有銀子？那可沒有法子。姑娘啊，你跟着去一趟吧您您！

宋巧姣　你等說話要放尊重些！

二班头　我們哥倆这是差使！

宋巧姣　好。待我去到堂上，先回明你家太爷，就說你們倚仗官衙勢力，欺压良民，惡討贓銀。

二班头　哎喲，那可使不得！我們方才那是跟您說笑話哪！

宋巧姣　我一定要去。

班头甲　姑奶奶，您别怪我們，我們自小爹媽就死啦，沒有受过教訓。我的姑奶奶！

宋巧姣　既是这等說，我到堂上，不提此事也就是了。

二班头　謝謝您！

宋巧姣　待我喚街坊前来托付托付。

二班头　对，您托付托付。（背供介）好厉害啊！

宋巧姣　街坊們快来！

〔众鄰居上〕

众鄰居　宋大姐，有何話講？

宋巧姣　刘公道把我們告下来了。我随他們公堂走走。煩劳众位照看門戶。我爹爹回来，就說我公堂去了。

众鄰居　我們照看門戶就是。

宋巧姣　有劳了！

二班头　咱們走吧！

〔二班头帶宋巧姣下〕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二黄摇报）

　　也不知小兴兒逃往何向，

　　倒叫我年迈人心中慘伤。

众鄰居　啊宋先生，方才县衙中来了二个公差，將你女兒帶到县衙去了！

宋国士　竟有这等事！煩劳列位与我照看門戶，待我赶到公堂。（下）

〔众鄰居下〕

第十七場　公　堂

〔四衙役、刑房引赵廉上〕

赵　廉　不能辨民冤枉，何須位列公堂！

〔二班头上〕

二班头　啓太爷：小人將宋兴兒家屬帶到。

赵　廉　帶上堂来！

二班头　是。（下）

〔二班头帶宋巧姣上〕

二班头　叫你上堂回話。我們哥兒倆的事，您可別說！

宋巧姣　曉得了。（进介）民女叩头！

赵　廉　嗯！命你二人帶宋兴兒家屬，为何將幼女帶来？

二班头　小人去帶宋兴兒家屬，宋先生不在家中。將他女兒帶来，宋先生隨后也就来啦。

宋巧姣　啓稟太爷：他二人到了我家，見我父不在家中，說了許多輕薄之話，与我討要銀錢，民女說声無有，就將民女帶来。想我本是閨門幼女，出入公堂，有什么体面？他們倚仗官府，欺压民間妇女，难道說黎民百姓就該死不成么？

赵　廉　嘟！你二人不該討取贓銀，欺压民間妇女。来，掌嘴二十！

四衙役　啊！（打二班头介）

〔宋国士上〕

宋国士　父母太爷在上，生員宋国士拜揖！

赵　廉　罢了。

宋国士　生員欠下官債？

赵　廉　無有。

宋巧姣　我父缺少地亩錢粮？

赵　廉　也無有。

宋国士　既是——

宋巧姣　爹爹，待孩兒与他講話。（向赵廉）我父女一不欠官債，二不缺少地亩錢粮。無故將我父女拿到公堂，所欲何为？

宋国士　是呀！

赵　廉　你子兴兒，与刘公道家中佣工，为何在夜間盗物逃走？

宋巧姣　就是我兄弟盗物逃走，刘公道失去什么东西，民女件件包賠，也不該將我父女帶上公堂啊！

赵　廉　盗物事小！

宋巧姣　何事为大？

赵　廉　孙家庄一夜連杀二命，兴兒黄夜逃走，兩案寡出一夜，叫本县不得不疑！

宋国士　这！

宋巧姣　啊太爷，我家兄弟年輕幼小，既然杀人，焉能盗物？既然盗物，又焉能杀人？况且区区幼童，亦不能夜杀二命啊！

赵　廉　这！

宋巧姣　爹爹，你說話呀！

宋国士　小兒年幼，既然杀人，焉能盗物？既然盗物，焉能杀人哪？

赵　廉　这个！

宋巧姣　哪个？

赵　廉　也罢！罰你十兩銀子，补还刘公道。有了便罢，若是無有——

宋巧姣　無有便怎么样？

赵　廉　这个！

宋巧姣　哪个？

赵　廉　將你这女子收监。

宋巧姣　你收我不得！

赵　廉　怎么收你不得？

宋巧姣　刘公道失去何物，叫他当堂与我質对。

赵　廉　对与不对，定要將你收监！

宋国士　你收她不了！

宋巧姣　爹爹，不要生气，你想啊，他若不將女兒收监，他一輩子也退不了堂。爹爹你看，郿鄔县堂上，暗無天日，他不是做官来了，他是害民来了。你們倒是走啊！

二班头　好厉害的嘴！

〔二班头帶宋巧姣下〕

宋国士　贓官，你不是这样断法？

赵　廉　公堂之上，哪容你大呼小叫？来，与我赶下堂去！

四衙役　啊！

宋国士　咳！

〔四衙役赶宋国士下〕

赵　廉　啊呀，好一个秀才的女子，上得堂来，三言兩語，問得本县無言答对。看这女子口供，杀人凶犯又不是宋兴兒，这場官司，眞眞难死我也！来，退堂！

四衙役　啊！

〔同下〕

第十八場　盤　情

〔女禁卒、孙玉姣上〕

孙玉姣　（唱二黄搖板）

在獄中愁惨凄双眉紧皺，

再三看白玉鐲珠泪交流。

但不知这官司何时了就，

除非是遇青天才能罢休。

〔二班头带宋巧姣上〕

宋巧姣　（唱）进獄来战兢兢低头行走，

二班头　这是男监，这边兒是女监。

宋巧姣　（唱）原来是男女們各有收留。（看介）

看犯人俱都是眉头紧皺，

憑空地到此間怎不憂愁！

二班头　把她交給你啦，我們可走啦。

女禁卒　交給我吧。你去吧！

〔二班头下〕

宋巧姣　啊媽媽，我乃民間之女，不曉得什么。还求媽媽憐恤！

女禁卒　喲！这位大姐說話多好啊！不要紧，用什么东西，办点兒什么事，你找我。

宋巧姣　多謝媽媽！

女禁卒　不用謝，你先坐这兒歇会兒吧。

宋巧姣　啊，这位大姐可好啊？（行禮介）

孙玉姣　还禮。姐姐尊姓大名？

宋巧姣　奴家宋氏，小字巧姣。

孙玉姣　身犯何罪，被收监中？

宋巧姣　盜案牽連，無甚妨碍。請問姐姐貴姓高名，住在何处？

孙玉姣　奴家姓孙，小字玉姣，孙家庄人氏。

宋巧姣　你可是孙媽媽的令嬡么？

孙玉姣　正是奴家。

宋巧姣　貴宅凶事，小妹略聞一二。不知令亲果是傅公子所杀么？

孙玉姣　姐姐再休提起！

（唱二黃慢板碰板起）

　　提起这冤枉事古今少有，

　　把一个陌路人指作禁囚。

宋巧姣　我想你二人見面之时，必有什么背人言語？

孙玉姣　交談不过三言兩句，实無有什么背人之語。

宋巧姣　既無風吹，哪有草动之理？

孙玉姣　咳！

（唱二黃慢板）

　　他受屈皆因是敗家出丑，

　　話头長說不尽許多情由。

宋巧姣　你我俱是閨閣女流，但講何妨！

孙玉姣　大姐呀！

（唱二黃原板）

　　买雄鷄留玉鐲相逢邂逅，

来了那刘媒婆見物追求。

宋巧姣　想是要与你作伐？

孙玉姣　（接唱）

她夸口要將我姻緣成就，

取走了紅綉鞋代結鸞儔。

宋巧姣　她可回复与你呀？

孙玉姣　（接唱）

盼回音整五天晝夜等候，

魚又沉雁又杳不見回头。

宋巧姣　令亲在何处，被人杀害？

孙玉姣　（接唱）

綉房內遭杀害母亲出首，

县太爷見玉鐲气冲斗牛。

受不过五刑拷画供招就，

連累了傅公子無了無休。

宋巧姣　呀！

（唱二黃原板）

听她言低头想沉吟良久，

这才是花有意引蝶来偷。

虽則是男子有情、女子有意、那不該把丑事漏，

我只得分她的憂、解她的愁、劝她放心、来把时机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少年琴瑟、偕老白头。

劝她的金石言忙說出口，

姐姐呀！

听小妹把良言細說根由：

为女子必須要嚴鏟謹守，

才不愧父母訓閨閣女流。
倘若是敗家声百年遺臭，
縱做了貴人妻丑名难丢。
出人命多只为奸淫奔走，
敗家風不顧耻又不顧慚羞。
你家中人命事不难猜透，
就在那刘媒婆身上追求。

孙玉姣　（唱）听她言如夢醒方解此扣，
求良策把此事一笔来勾。
大姐言的極是，应在刘媒婆身上追求。只是杀人凶犯哪里去找？

宋巧姣　我与你写下一紙供狀，單告刘媒婆誘物卖奸，哪怕她不献出杀人凶犯？

孙玉姣　如此姐姐請上，受我一拜！
（唱）好一似長夜过即逢白晝，
姐姐是观世音排开慈舟。
老淫妇行奸計今才参透，
誆綉鞋贈別人引魚上鈎。

宋巧姣　（唱）傅公子遭無辜不可不救，
刘媒婆誆綉鞋起禍根由。
杀人賊料她知十有八九，
大諒她瞞不过我腹內奇謀。

〔院子上〕

院　子　奉了老夫人之命，与公子送飯，我不免监中走走。
（圆場）来此已是。禁卒！

〔男禁卒上〕

男禁卒　唉，老哥哥，您来啦，进来吧！

〔院子进介〕

男禁卒　您干什么来啦？

院　子　奉了老夫人之命，送飯来了。这里有五兩銀子，老夫人賞与你的。

男禁卒　又叫他老人家花錢，来一趟就給錢，您給我又不能不要，老太太的脾气不好，一个不要，又怕她老人家生气。公子在屋里，快去吧！

院　子　是。（下）

孙玉姣　啊姐姐，等你官司完結，出得獄去，必須想一良策，搭救我們出獄才是！

宋巧姣　等我出獄之后，必有良策，替你們鳴寃。

孙玉姣　多謝姐姐！

宋巧姣　你我姐妹何須客气。

〔院子上〕

院　子　公子这里还有五兩銀子。

男禁卒　您替我謝謝吧！

院　子　这飯，叫我送与她的。

男禁卒　送給她的，干嘛冲着我說啊？

院　子　公子送你五兩銀子。

女禁卒　我謝謝！又叫您花錢。

院　子　孙大姐，請来用飯。

孙玉姣　叫公子用吧！

院　子　公子用过了。

孙玉姣　哦，用过了，放下。

宋巧姣　想是令堂命人送来的？

孙玉姣　家母对我如同仇人一般，焉能与我送飯？这是傅老夫人賙济我的。这是傅家院公。

宋巧姣　何不叫他去到公子房中，要份紙笔前来。

孙玉姣　这位大姐要与公子写一紙寃狀，替公子鳴寃。你去公子房中索紙笔前来。

院　子　是。（下）

孙玉姣　姐姐請来用飯！

宋巧姣　奴家怎好叨扰？

孙玉姣　同獄受难，你我亲如姐妹，何必太謙？

宋巧姣　如此奴家叨扰了！

〔宋巧姣、孙玉姣同用飯介〕

〔院子、傅朋上〕

傅　朋　（唱）老蒼头討紙笔官司有救，

說有个女犯人替我出头。

想必是才智广案情料就，

走向前躬身兒施禮相求。

院　子　紙笔到。我家东人来了。

孙玉姣　傅郎来了。

傅　朋　宋大姐在哪里？

孙玉姣　在帘內。

傅　朋　小生隔帘拜揖了！

宋巧姣　奴家还禮。

傅　朋　蒼头言道，大姐精通翰墨，要替小生鳴寃。不知大姐果肯賜恩否？

宋巧姣　方才听見孙家姐姐細說此事的顚末，頓起一腔不平之心。要知杀人凶犯，全在刘媒婆身上。

傅　朋　哪个刘媒婆？

孙玉姣　屠戶刘彪之母。

傅　朋　哦哦是了，那日刘彪在大街訛詐于我，言道孙家告

我調戏她的女兒。我命家院打他。刘公道在旁劝解，此事方才罢休。

宋巧姣　如此說来，杀人凶犯，定是刘彪無疑了。待奴家写一紙冤狀，投于官府，管保公子出獄。

傅　朋　若得洗清冤枉，我与大姐結为兄妹。

宋巧姣　奴家就拜老夫人为母。

傅　朋　我身無別物，只有玉鐲一只，送与賢妹佩戴，异日出獄，去往我家認母。蒼头，送玉鐲过去。

〔傅朋遞玉鐲与院子，院子遞玉鐲与宋巧姣介〕

宋巧姣　多謝兄長!

傅　朋　賢妹呀!

（唱二黄原板）

冤枉事仗賢妹翰墨搭救，
出獄时造尊府以礼相酬。
此恩德塵世上实在少有，
你可算救命神开来慈舟。
擇佳婿賠妝奩話不虛謬，
若食言为禽兽不如馬牛。

孙玉姣　（唱）到如今笔墨紙件件都有，
实可厭那獄卒冷眼来瞅。
在灯下用功夫免得泄漏，
斩葛藤全仗你胸中奇謀。

宋巧姣　（唱）論吉人自有那天地保佑，
公堂上辯冤枉且莫害羞。
非是我出大言自夸其口，
保你們吹玉簫同上鳳楼。

傅　朋　（唱）兄妹們

孙玉姣　（唱）在獄中

宋巧姣　（唱）暫且

傅　朋
孙玉姣　（唱）分手，
宋巧姣

早出獄兄妹們早解憂愁。

〔分下〕

第十九場　出獄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二黄散板）

跑得我兩腿酸心中悲切，

为女兒飞来禍愁鎖眉睫。

少金銀伸兩手無处告借，

兒失踪女入牢如遭浩劫。

〔院子上〕

院　子　宋先生，老奴見礼了！

宋国士　老掌家，还礼了。

院　子　宋先生，为何这等慌忙？

宋国士　实不相瞞，小兒不才，与人佣工，盗物逃走，把我女兒寄留监中。老夫要击鼓鳴冤，班头阻擋，只要十兩贓銀，官司就可結案。老夫要去央求朋友。

院　子　你不用去了。令嬡在獄中，与我家公子写狀辯冤。老奴回去稟告老夫人，她与我十兩紋銀，与令嬡作为出獄之費。

宋国士　可是真的么？

院　子　哪有什么假的？銀子在此，宋先生請看。

宋国士　待我謝天謝地！官司完結，再謝掌家。

院　子　理应效劳。

宋国士　随我衙前走走。正是：神灵庙主富，官清衙役穷。

〔班头暗上〕

宋国士　都头，見礼了！

班　头　太爷說，叫你办十兩銀子，办到了沒有？

宋国士　俱已办到，故来完納。

班　头　可是十兩？

宋国士　一分也不少。

班　头　你在二門等候，我去領令嬡出獄。（下）

宋国士　小女出獄，先拜老夫人。

院　子　我家东人吩咐，叫搬到我家居住。

宋国士　公子救我女兒出獄，就与公子为妻罢了。

院　子　旣为兄妹，何出此言？

宋国士　使不得？

院　子　使得的。

〔班头、宋巧姣上〕

宋国士　小女出獄来了。

宋巧姣　（唱）出獄来抛不下玉姣姐姐，

又不知这命案何日归結。

可嘆那傅公子身遭縲絏，

孝順子系獄中定省有缺。

爹爹呀！

宋国士　兒呀！（哭介，轉向班头）都头，我还要面見太爷，抽出雇工文契。

班　头　宋先生你不知道，只因太尉千岁与皇太后来法門寺降香，太爷問安去啦。等他回来我替你回稟吧。

宋国士　千万多加美言！
班　头　您放心，都有我啦。（下）
宋国士　兒呀，随我去到傅家拜見老夫人！
（唱）我的兒認义兄心要眞切，
宋巧姣　（唱）我必要把此事与他了結。
宋国士　（唱）蒙賙济本該当以礼叩謝，
宋巧姣　（唱）認义母叩謝她將我提携。
〔同下〕

第二十場　結　亲

〔傅母上〕
傅　母　（唱西皮散板）
每日間在神前抽签問課，
一夜里正五更兩眼未合。
禍事来急得我难以避躲，
好一似平地上起了風波。
〔院子上〕
院　子　启禀老夫人：宋姑娘出獄，宋先生帶女登門叩謝。
傅　母　請他們进来。
院　子　有請宋先生！
〔宋巧姣、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我自愧身襤褸衣敝巾破，
宋巧姣　（唱）讀书人謁宦門豈在衣薄！
宋国士　（唱）会武时論不得文章功課，
宋巧姣　（唱）縉紳門到底是敬重才学。
宋国士　老夫人在上，生員宋国士拜揖！

宋巧姣　与老夫人叩头！

傅　母　快快請起。家院，看坐！

院　子　是。（看座介）

宋国士
宋巧姣　老夫人在此，哪有我父女座位？

傅　母　有話叙談，哪有不坐之理？

宋国士
宋巧姣　謝坐！

傅　母　大姐，今春多大年岁了？

宋巧姣　一十五岁。

傅　母　可曾許字人家？

宋国士　尚未婚配。

傅　母　大姐所藏玉鐲，莫非是小兒所贈？

宋巧姣　正是。在獄中与公子結为兄妹，以此为証，来拜老夫人为母。

傅　母　宋先生，令嬡尚未婚配，与其拜老身为母，何不拜老身为婆婆啊？

宋国士　老夫人，既不嫌寒門賤陋，願执箕帚。兒呀，还不拜过你家婆母！

宋巧姣　呀！

（唱）蒙恩兄在獄中玉鐲賜我，
老爹爹許婚姻不加推托。
我只得面含羞向前拜过，
跪面前重行礼叩見婆婆。

傅　母　（唱）謝亲翁許姻亲慷慨一諾，
再不用請执柯登門說合。

宋国士　（唱）婚姻事由父母一言定妥，
执柯人就是那一只玉鐲。

宋巧姣　媳妇有一言禀告婆母。

傅　母　有話慢慢講来。

宋巧姣　如今太尉千岁来在法門寺降香，若得一人前去告狀，此案必能完結。

傅　母　我兒說的倒也有理。只是刘公公大似皇上，哪个敢去喊寃？

宋巧姣　孩兒不才，情願前去喊寃。

傅　母　小小年紀，如何去得？

宋巧姣　媳妇虽然年幼，倒有些胆量，婆婆但放寬心。

傅　母　哪个随你前去？

宋巧姣　我父随我前去，外雇养娘一名。

傅　母　宅內养娘数个，何必再雇他人？

宋巧姣　此事非刘彪之母前去不可。

傅　母　怕她不肯前去？

宋巧姣　假裝探亲，多出一些工錢，她自然願去。

傅　母　何必單雇她去？

宋巧姣　孙家庄命案，俱在媳妇胸中，我想刘媒婆誆鞋卖奸，人命之事，她必然知曉。恐她走漏消息，凶犯逃走，故尔帶她前去。

傅　母　这就是了。家院，命你去找刘媒婆，就說要往兴平县探亲，雇她作伴，不怕多花銀錢，必要她去。

院　子　遵命。（下）

傅　母　就煩亲翁走上一趟。

宋国士　必要跟她前去。

傅　母　你們也要收拾收拾。正是：

池水掀起一丈浪，

宋国士　事到头来沒奈何。

宋巧姣　手持狀紙兴平去，

傅　母　釋放鸚鵡出網罗。

〔同下〕

第二十一場　起　程

〔刘媒婆上〕

刘媒婆　家貧無食用，难解腹內空。

这些日子，我的生意不好，又遇見这样荒年，这日子眞不好过。我的孩子又不务正道，細想起来可怎么好噢！

〔院子上〕

院　子　来此已是。刘媽媽在家么？

刘媒婆　誰呀？

院　子　是我。

刘媒婆　傅宅老管家呀！有什么事嗎？

院　子　我們要往兴平县探亲，叫你作伴前去。

刘媒婆　我家里沒人。

院　子　不过数日也就回来了。

刘媒婆　我家里实在沒人哪！

院　子　多把銀錢与你。

刘媒婆　看在錢的份上，我跟你去一趟吧。多晚走？

院　子　今日就走。

刘媒婆　我告訴街坊一声兒。隔壁二大媽！

二大媽　（內）什么事？

刘媒婆　等我兒子回来，就說我往傅府佣工去啦。等个十天八天的就回来。

二大媽　（內）是啦。

刘媒婆　咱們走吧。先賺倆錢兒花。

〔圓場〕

院　子　来到了。在門外等候。

刘媒婆　是啦。

院　子　有請老夫人！

〔傅母、宋国士、宋巧姣上〕

傅　母　太尉威权重，

宋国士　王法不容情。

宋巧姣　主意安排定，

何妨見至尊。

院　子　刘媒婆喚到。

傅　母　喚她进来。

院　子　随我进来。

〔院子引刘媒婆进介〕

院　子　見过老夫人。

刘媒婆　参見老夫人！

傅　母　罢了。这是我的媳妇，你們見过。

刘媒婆　少奶奶您好？我有什么到不到的，您多担待！

傅　母　一路之上，多加小心！

刘媒婆　您放心吧。到那兒我跑不了。

傅　母　她要往兴平县探亲，討取妝奩，要你作伴前去。回来定不少你的工价。

刘媒婆　老夫人多恩典吧！

宋巧姣　媳妇拜别婆婆。

傅　母　不用拜了。

宋巧姣　婆婆呀！

(唱)兒今此去無二意，

此事緘口莫要提。
快快送信与公子，
千万莫漏这消息。

傅　母　（唱）言語練达合礼义，
老身喜悦展愁眉。
全仗奇謀施巧計，
你可算女陈平逢凶化吉。

宋国士　（唱）女孩兒归傅門赤繩已系，
未拜堂先与夬分辯宽屈。

宋巧姣　（唱）辞别婆母出門去，
千岁台前辯宽屈。

〔宋国士、宋巧姣、刘媒婆下〕

傅　母　（唱）媳妇去辯宽屈事，
悶坐家中等信息。

〔同下〕

第二十二場　候駕

〔賈桂上〕

賈　桂　（詩）自幼凈身着紫袍，
枉食千鍾祿位高；
百媚千嬌貪富貴，
不如乡間学漁樵。

咱家、太尉千岁門下傳宣太监賈桂是也。只因千岁同老皇太法門寺降香，天不早啦，也不知千岁爷起来沒有。我不免吩咐校尉們都伺候着。正是：已受皇家俸，当差莫辞劳。（下）

第二十三場　假　訪

〔宋国士、宋巧姣、刘媒婆上〕

宋国士　（唱）都只为这亲眷無处寻觅，

宋巧姣　（唱）但不知到何处去把身栖。

　　　　爹爹，亲眷不知住于何处，这在哪里寻找？

刘媒婆　不打听好啦，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就来探亲，这不是找痲煩嗎？

宋国士　不妨，前面有一"白衣庵"，你我暂住那里，慢慢打听也就是了。

宋巧姣　就依爹爹。

宋国士　（唱）暂住在白衣庵慢慢寻觅，

宋巧姣　（唱）刘媒婆怎知我腹内心机。

〔同下〕

法 門 寺

潘俠風藏本

第 一 場

〔四校尉、賈桂引刘瑾上〕

刘 瑾 （引）腰横玉帶紫罗袍，赤胆忠心保皇朝。

（詩）四海騰騰庆升平，

錦綉江山屬大明。

滿朝文武尊咱貴，

何必西天把佛成！

咱家、姓刘名瑾，字表春华。乃陝西延安府人氏。七岁淨身，九岁进宮，一十三岁扶保老皇。老皇晏駕，扶保幼主正德皇帝登基。明是君臣，暗是手足一般。太后老佛爷十分寵爱，認为义子螟蛉干殿下，封为九千岁之职。我說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咱們爷兒們这会兒够瞧得了吧？

賈 桂 敢情够瞧好大半天的啦。您这会兒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誰还比得了咱們爷兒們呀？喲！（笑介）

刘 瑾 太后老佛爷要往法門寺降香，鑾駕齐备了嗎？

賈 桂 齐备多时。敬候着您老人家請駕哪！

刘 瑾 候着！

賈 桂 嗻！

刘　瑾　兒臣有請母后！

〔四太监持鑾駕、四宫女引太后上〕

太　后　（引）一心赴蟠桃，但願得，長生不老。

刘　瑾　兒臣参見母后！

太　后　皇兒平身。

太　后　賜座。

刘　瑾　謝座！

太　后　啊兒呀，为娘要往法門寺降香，鑾駕可曾齐备？

刘　瑾　俱已齐备。

太　后　擺駕法門寺！

刘　瑾　嘛！桂兒呀！

賈　桂　嘛！

刘　瑾　吩咐校尉的，起駕法門寺呀！

賈　桂　嘛！校尉的！

四校尉　有！

賈　桂　起駕法門寺呀！

四校尉　啊！

〔牌子。太后上高台。刘瑾归正座。小太监持黄罗伞，立太后后。賈桂立大边。四校尉、四太监走大圓場，四校尉、四太监、四宫女、賈桂、刘瑾、太后、小太监同下〕

第　二　場

〔宋国士、宋巧姣上〕

宋国士　哎呀兒呀！你看千岁前护后拥，此狀不告也罢！

宋巧姣　爹爹呀！漫說千岁前护后拥；就是一座刀山，唉，女兒也要前去呀！

（唱西皮摇板）

明知道深山有豺狼虎豹，
难道說断了那过往漁樵。

宋国士　（唱西皮搖板）
狀告那七品官其罪非小，

宋巧姣　（唱西皮搖板）
理义正哪怕那王法律条。

宋国士　（唱西皮搖板）
怕的是此一去性命难保！（扫头）

〔宋国士攔宋巧姣，宋巧姣轉至大边推宋国士，宋国士倒介，宋巧姣跑下。宋国士起介，跑步追下〕

第　三　場

〔牌子。四校尉、四太监、四宮女、賈桂、刘瑾引太后上。老和尙由下場門上。太后、刘瑾、賈桂进門介。太后降香、跪拜介，刘瑾跪拜介，太后归正座〕

太　后　啊兒呀！
刘　瑾　兒臣在！
太　后　問問庙內和尙，哪里潔凈，为娘要打坐。
刘　瑾　遵旨！我說桂兒呀！
賈　桂　喳。
刘　瑾　問問庙里的和尙，哪兒潔凈，太后老佛爷要打坐哪！
賈　桂　喳！（出介）庙里的和尙哪？
老和尙　伺候公公！
賈　桂　庙里头哪兒潔凈，太后老佛爷要打坐哪！
老和尙　观音堂潔凈。
賈　桂　候着！

老和尚　是。

〔賈桂进內介〕

賈　桂　啓稟千岁爷：观音堂潔淨。

刘　瑾　你就告訴他們不就結了嗎？

賈　桂　嗻！（出介）和尚帶路。校尉的！摆駕观音堂啊！

四校尉　啊！

〔“小开門”。老和尚引四校尉、四太监，四宫女、賈桂、刘瑾、太后圆場。太后坐正座，刘瑾坐大边。老和尚献茶介，賈桂持絲簾放茶盤內介〕

賈　桂　多念万寿眞經啊！

老和尚　阿弥陀佛！（下）

〔宋巧姣上，跪介〕

宋巧姣　寃枉！

四校尉　噢！

刘　瑾　嘿嘿嘿！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外头什么事这么鷄猫子喊叫的？太后老佛爷宝座离着近，惊了駕，是咱家担哪；孩兒呀，孩兒呀！还是嗬你担哪？

賈　桂　奴才担当不起呀！

刘　瑾　我也知道你担当不起。瞧瞧咯！

賈　桂　嗻！（出介）校尉的！

四校尉　有！

賈　桂　什么事这么鷄猫子喊叫的？

四校尉　有一民女喊寃。

賈　桂　怎么着，有个民女喊寃嗎？

四校尉　正是。

賈　桂　候着！（进介）启禀千岁爷：有一民女喊寃。
刘　瑾　怎么着，有一民女喊寃嗎？
賈　桂　是。
刘　瑾　这兒沒他的父母官嗎？
賈　桂　可說得是哪！
刘　瑾　把她杀了吧！
太　后　且慢！
刘　瑾　嘿，听信兒！
太　后　大佛宝殿，哪有杀人的道理？看那女子身旁有狀無狀？
刘　瑾　遵旨！桂兒呀，这大佛宝殿可怎么能够杀人哪？
賈　桂　是呀，可說的是哪！
刘　瑾　这是誰的主意？
賈　桂　奴才不知道哇！
刘　瑾　又不知道了喲！去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狀無狀。
賈　桂　嗻！（出介）我說校尉的，搜搜那女子身旁有狀無狀。
一校尉　是。

〔一校尉搜宋巧姣介，持狀紙向賈桂遞介〕

一校尉　有狀。
賈　桂　怎么着！有狀？嘿嘿，这是誠心打官司来的！

〔賈桂持狀紙进門介〕

賈　桂　启千岁：有狀！
刘　瑾　怎么嗻，有狀嗎？孩兒呀，孩兒呀，你的差事可来啦。
賈　桂　她打官司，奴才有什么差事呀？
刘　瑾　手捧狀紙，跪在丹墀，高声朗誦，一个字兒一个字兒的，念与太后老佛爷与咱家我听。念咯！

賈　桂　嗻！（作不願念介）

刘　瑾　你倒是念咯呀！

賈　桂　奴才这不是咯哪嗎！

刘　瑾　不帶你出来，你是偏要跟着；帶你出来，有这么点兒差事，还不够你猴兒崽子蹭稜子的哪！

賈　桂　奴才沒有哇。

刘　瑾　念咯！

賈　桂　嗻！

刘　瑾　"螯"，螯嗬兒掐勾子！

賈　桂　是！

刘　瑾　"土"呀，讓嗬兒炮打啦。出車吧，嘀！

〔賈桂跪台口，持狀紙念介〕

賈　桂　具！具！具！

刘　瑾　别"鋸"啦，再鋸就不够材料啦！

賈　桂　它是这头一个字兒念"具"！

刘　瑾　我知道啦。往下念！

賈　桂　嗻！"具告狀民女宋氏巧姣，为雪夫含寃事"呀！

刘　瑾　这不結啦。照着这个样兒往下念！

賈　桂　嗻！"竊小民女乃庠生宋国士之女，自幼遵父命，許配世襲指揮傅朋为妻，六礼已成，尙未合巹。我夫因丁父憂，未能出任为官。在大街游玩，無意中失落玉鐲一只，被孙玉姣拾去。內有刘媒婆看見，誆去綉鞋，勾奸卖奸。因此她子刘彪，手拿綉鞋，在大街之上，訛詐我夫傅朋。內有刘公道解劝，我夫只得忍气回家。黑夜之間，孙家庄一刀連伤二命，天明地方呈报。太爷相驗，男尸有头，女尸無头。太爷問起綉鞋情由，言說是杀人凶犯，应在我夫傅

朋身上。將我夫傅朋帶上公堂，百般拷打。一無凶器，二無見証，無故竟將世襲指揮拿問在监。小民女之弟名喚兴兒，在刘公道家中以为雇工。刘公道告他盗物逃走。太爷又將我父帶上公堂，断还刘公道十兩紋銀。想民女乃是貧寒之家，哪有許多銀錢。太爷又將我父押問在监。小民女前去送飯，問出我夫情由。我想杀人凶犯，定是刘彪無疑。聞得千岁爱民如子，法不枉断。小民女不顧羞恥、性命，今番前来，望千岁断明此案，犹如草木得生，撥云見日。謹此叩天，哀哀上告，哀哀上告。"哇！（起介）哎喲喝！我的姑奶奶，您少写点兒好不好？差点兒沒把我憋死！

刘　瑾　眞难为你，会把它念下来啦！

賈　桂　是呀，人家孩子才多大兒呀！

刘　瑾　别不害臊啦，拿过来吧！

〔賈桂遞狀子介〕

刘　瑾　狀子在此，請母后定夺。（呈狀介）

太　后　將那告狀女子帶进大佛宝殿，为娘要亲自問話。

刘　瑾　遵旨。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將告狀的小妞兒，帶进大佛宝殿，太后老佛爷要亲自問話哪！

賈　桂　嗻！（出介）校尉的！

四校尉　有！

賈　桂　將那民女帶进大佛宝殿，太后老佛爷要亲自問話哪！

四校尉　啊！

一校尉　民女醒来！

宋巧姣　（唱西皮摇板）

　　唤一声好一似鹰捉雀燕，

　　吓得我魂灵兒飞上九天。

　　猛然間睜开了昏迷眼，

〔宋巧姣起立，进介，右手持左袖掩面，惊怕介〕

四校尉　嘔！

宋巧姣　（接唱西皮摇板）

　　战兢兢跪至在大佛殿前。（跪介）

賈　桂　告狀的小妞兒，上面坐的是太后老佛爷，这是我家千岁爷，有什么寃枉，只管朝上回，别駭怕，都有咱家我哪！

宋巧姣　国太、千岁容禀！

（唱西皮倒板）

　　宋巧姣跪至在大佛宝殿，

四校尉　嘔！

刘　瑾　嘿嘿！桂兒呀，怎么又这么鷄猫子喊叫的？

賈　桂　奴才不知道哇！

刘　瑾　瞧瞧咯，猴兒崽子！

賈　桂　嗻！（出介）我說校尉的，怎么又这么鷄猫子喊叫的？

四校尉　千岁爷的虎威！

賈　桂　咳！什么"虎威""狼威"的，出了京啦，不要这个够使的，給我滚下去吧，猴兒崽子！

〔四校尉分下，賈桂进門介〕

賈　桂　咳！小妞兒，我說我的，你可倒是唱你的！

宋巧姣　（唱西皮慢三眼板）

　　尊皇太与千岁細听奴言：

小女子家住在郿鄔小县，

遵父命与傅朋匹配良緣；

孙玉姣在門前穿針引綫，

奴丈夫閑游玩来至在（轉二六板）孙家的門前；

無意中失玉鐲被那刘媒婆看見，

暗地里誆綉鞋她勾奸卖奸。

孙家庄黑夜里刀伤命案，

那位县太爷就將奴的丈夫拿問在监。

望国太与千岁（轉散板）审明此案，

国太、千岁爷呀！

（轉西皮散板）

到来生变犬馬結草銜环。

太　后　我兒將此案审明，胜似为娘燒香还願。

刘　瑾　遵旨。起駕呀！

賈　桂　起駕呀！

〔太后离座介，四太监、四宮女引太后下。四校尉兩边分上〕

刘　瑾　桂兒呀，这法門寺屬哪兒管？

賈　桂　屬郿鄔县所管。

刘　瑾　郿鄔县的知县，他来了沒有？

賈　桂　来倒是来啦，請了个安兒又回咯啦。

刘　瑾　好大的架子呀！

賈　桂　架子不小哇！

刘　瑾　咱們爷兒們得斗斗他！

賈　桂　得斗斗他！

刘　瑾　拿我令箭，把郿鄔县給我抓来！

賈　桂　嗻！校尉的！提溜郿鄔县去！

一校尉　嗻！（接令箭下）

刘　瑾　告狀的小妞兒，咱家去傳你父母官去啦。一会兒他来嘍，你只管跟他对詞，不用駭怕，都有咱家我哪！

宋巧姣　全仗千岁！

〔一校尉帶赵廉上，赵廉惊怕、战抖介，进門跪介〕

賈　桂　眞不慢哪！啓千岁：郿鄔县到！郿鄔县到！郿鄔县到哇！

刘　瑾　你这孩子，在我耳朵这兒嘀咕什么哪？

賈　桂　我还嘀咕哪？嗓子都嚷干啦，郿鄔县来啦！

刘　瑾　我知道啦！

賈　桂　您瞧，您又知道啦！

刘　瑾　咦！他在哪兒哪？

賈　桂　您順着我手瞧，跪着的那个就是。

刘　瑾　噢！就那一堆兒。

賈　桂　人不論堆兒。

刘　瑾　那么就是那一塊兒。

賈　桂　人也不論塊兒。是那一位。

刘　瑾　那么咱們爷兒們得問問他。

賈　桂　得問問他。

刘　瑾　下面跪的敢是郿鄔县的县太爷嗎？

赵　廉　臣不敢！赵廉。

刘　瑾　什么，“笊籬”？

賈　桂　就是撈�食的那个家伙兒。

刘　瑾　什么呀，人家叫赵廉兒。（向赵廉）見了咱家，为何不抬起头来？

赵　廉　有罪不敢抬头。

刘　瑾　哎喲哎喲！你又有什么罪过兒？抬起头来，咱家我

瞧瞧你。

赵　廉　謝千岁！（抬头介）

刘　瑾　嗵！

賈　桂　低头！

刘　瑾　好一个胆大的郿鄔知县，孙家庄黑夜之間，一刀連伤二命，一無凶器，二無見証，無故竟敢把个世襲指揮拿問在监，哦哈……哥兒呀，哥兒呀，你眼睛里头还有皇上嗎？这話又說回来啦，你眼睛里头既沒有皇上，你还瞧得起咱家我嗎？

賈　桂　我說老爷子，这話可又說回来啦，他既瞧不起您，他还瞧的起我嗎？

刘　瑾　你算嘚兒哪棵葱啊！

賈　桂　可是他又算哪棵蒜哪！

刘　瑾　沒什么說的，把紗帽給他摘下来，叫他凉快凉快。

賈　桂　嗻！（摘赵廉紗帽介）

赵　廉　千岁！

刘　瑾　說好的吧！

赵　廉　（唱西皮摇板）

小傅朋他本是杀人凶犯，

刘　瑾　你住了吧！小傅朋是杀人的凶犯，难道說是你給他买的刀嗎？

赵　廉　千岁！

（唱西皮摇板）

臣問他口供时件件招全。

刘　瑾　你打他，他还不招嗎？

赵　廉　（唱西皮摇板）

在公堂未动刑他自己招認，

因此上臣將他拿問在监。

宋巧姣　千岁呀！

（唱西皮搖板）

县太爷說此話眞假难辨，

內有个刘媒婆勾奸卖奸。

刘　瑾　怎么着，这里头还有个刘媒婆嗎？

宋巧姣　正是。

刘　瑾　年輕輕的打官司，可别往里拉扯好人哪！

宋巧姣　民女不敢。

賈　桂　千岁，您看这狀子上不是写着有刘媒婆嗎？

刘　瑾　噢，有个刘媒婆。她住在哪兒哪？

宋巧姣　住在白衣庵。

刘　瑾　那么你哪？

宋巧姣　也住在白衣庵。

刘　瑾　嘿，嘿，嘿！拿这么好的孩子，跟嘎杂子無賴游住在一塊兒，日子長啦，可住不出好兒来呀！

賈　桂　你趁早兒找房搬家。

刘　瑾　你給房錢哪？

賈　桂　好，連我还住庙哪！

刘　瑾　这不是廢話嗎？拿我令箭把刘媒婆抓来！

賈　桂　嘛！（持令箭出介）校尉的！

四校尉　有！

賈　桂　提溜刘媒婆去。

二校尉　啊！（持令箭下）

刘　瑾　桂兒呀！

賈　桂　嘛！

刘　瑾　把这張狀子拿去給他瞧瞧，告訴他說，做了一任好

父母官，兒女百姓無恩可报，弄了这么張字紙就給您刷下来啦！

賈　桂　嗻！（持狀紙出介）县台！县台！

〔赵廉起介〕

赵　廉　啊公公！

賈　桂　“工工”？我还背兒四尺上哪！我又“工工”啦！县台，你作了一任好父母官，兒女百姓無恩可报，弄这么一張擦屁股紙，就把尊駕您給刷下来啦！

赵　廉　慚愧！

賈　桂　“蟬蛻”呀，葯鋪里买去。唉！唉！我說您認識字嗎？

赵　廉　二甲进士出身，焉有不識字的道理。

賈　桂　不是，我当你是捐班出身哪！

赵　廉　是。（拿狀紙念介）“具告狀民女宋氏巧姣”。啊，这“巧姣”二字，似在那里会过，怎么一时想它不起！

〔赵廉思索介，宋巧姣望介〕

宋巧姣　啊县太爷，怎么連你家宋姑娘都忘怀了么？

刘　瑾　嘿，桂兒呀，她眞敢說話呀！

賈　桂　敢說話。

赵　廉　你就是宋国士之女，名喚巧姣么？

宋巧姣　正是你家姑娘。

赵　廉　为何告此刁狀？

宋巧姣　替夫申寃，何为“刁狀”？

刘　瑾　嘿，这句有勁。

賈　桂　敢情有勁。

赵　廉　先前为何不告？

宋巧姣　先前不知。

赵　廉　如今呢？

宋巧姣　如今才曉。

赵　廉　回得衙去，定不与你干休！

刘　瑾　得啦得啦！

〔赵廉跪介〕

刘　瑾　你当着我还这么欺負她哪！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尊駕您那个小榻榻眼兒！

宋巧姣　千岁呀！

（唱西皮搖板）

孙家庄人命案無有憑証，

調来了刘媒婆便知眞情。

〔二校尉引刘媒婆上〕

刘媒婆　呦！千岁爷，您好哇！

〔刘瑾躲介，賈桂拉刘媒婆跪介〕

賈　桂　跪下跪下！哪兒这么些說的！

〔刘媒婆跪介〕

刘　瑾　告狀的小妞兒，刘媒婆是来啦。你們三头对案，給我說啵！

刘媒婆　千岁容禀！

刘　瑾　你說好的吧！

刘媒婆　（唱西皮搖板）

孙玉姣拾玉鐲我亲眼看見，

因此上誆綉鞋勾奸卖奸。

宋巧姣　哎呀千岁呀，她有一子，名喚刘彪，每日在大街杀生害命。孙家庄一刀連伤二命，不是她子，还有何人？

赵　廉　着哇！

刘　瑾　唉！哪兒开的电門，你那兒着啦？

宋巧姣　(唱西皮搖板)

　　　　她的子名刘彪杀生害命，

　　　　孙家庄人命案定是他行。

赵　廉　哎呀！

　　　　(唱西皮搖板)

　　　　才知道小刘彪是杀人的凶犯，

　　　　又誰知这內中有許多牽連。

　　　　在庙堂恕为臣才疏学淺，

　　　　千岁爷！

　　　　望千岁开洪恩限臣三天。

刘　瑾　嘔！

　　　　(唱西皮搖板)

　　　　好一个胆大的郿鄔知县，

　　　　孙家庄人命案审問倒顚。

　　　　限三天將人犯一齐帶見，

　　　　少一名將尔的人头悬挂在高杆！

　　　　招喟兒我生气。桂兒呀，这兒有官宝一錠，給那告狀的小妞兒，告訴她說，官司算她贏啦；可是还沒落案哪！哪时傳哪时到，来一趟給一趟錢。咱們爷兒們决票不了她。

賈　桂　嗻！(接銀介)妞兒！妞兒！

　　　　〔刘媒婆起介〕

刘媒婆　叫我哪。干嘛呀？

賈　桂　你是妞兒嗎？

刘媒婆　我可不是妞兒嗎？

賈　桂　你呀，你成了妞兒她姥姥啦！

　　　　〔刘媒婆仍跪原位。宋巧姣起介〕

賈　桂　告狀的小妞兒，我家千岁爷說啦，官司算你贏啦；可是还沒落案哪！哪时傳哪时到。我家千岁爷賞你官宝一錠，拿回家去多买柴米，可是少吃凉的啊！

宋巧姣　多謝千岁！（接銀介）

刘　瑾　不用謝啦！回咯吧。

宋巧姣　啊县太爷，你朝上看！

赵　廉　看什么？

宋巧姣　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呢！

赵　廉　哼！你告的好刁狀！

宋巧姣　你这才知道你家姑娘的厉害！

赵　廉　回得衙去，定不与你甘休！

宋巧姣　难道怕你不成？

刘　瑾　得啦得啦！别得理不饒人啦！

〔宋巧姣由下場門下〕

刘　瑾　桂兒呀，把紗帽給他帶上。

賈　桂　对啦！别着了風。

〔赵廉戴紗帽介〕

刘　瑾　咱家將刘媒婆交付与你，限你三天，將一干人犯帶齐，短少一名，要你的腦袋！下咯！

赵　廉　謝千岁！

〔赵廉起介，扯刘媒婆下〕

刘　瑾　哎喲，哎喲，可累着了我啦！

賈　桂　本来嗎，您哪干过这个呀！

刘　瑾　唉！太后老佛爷哪？

賈　桂　入了寢宫啦。

刘　瑾　好，搭轎請安哪！

賈　桂　嗻！

〔刘瑾、賈桂下，四校尉下〕

第 四 場

〔赵廉携刘媒婆上。二班头、四衙役上〕

二班头
四衙役　迎接太爷！

赵　廉　你們来了，將刘媒婆鎖了！打道孙家庄！

二班头
四衙役　啊！

〔四衙役、二班头帶刘媒婆下，赵廉下〕

第 五 場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西皮散板）

我兒告狀未回轉，

叫我时刻挂心間。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唱西皮散板）

急急忙忙回家轉，

見了爹爹說根源。

宋国士　我兒回来了？

宋巧姣　回来了。

宋国士　狀子可曾遞上？

宋巧姣　遞上了。

宋国士　千岁怎样發落？

宋巧姣　千岁言道，官司是兒贏了，只是尙未落案。

宋国士　这就好了。

宋巧姣　啊爹爹，千岁賞兒官宝一錠，請爹爹收下。（遞銀介）

啊爹爹，何不到大街之上，打听我兄弟的下落？

宋国士　为父倒有意前去，只是撇下我兒一人在家，为父有些放心不下。

宋巧姣　爹爹只管前去，女兒如今是不怕人的了。

宋国士　既然如此，我兒好好看守門戶，为父去也。（下）

〔宋巧姣关門介，下〕

第　六　場

〔四衙役、二班头押刘媒婆上，赵廉上。刘彪上，迎接介〕

刘　彪　刘彪迎接太爷！

赵　廉　鎖了！

二班头　啊！（鎖刘彪介）

〔刘公道上，迎接介〕

刘公道　刘公道迎接太爷！

赵　廉　鎖了！

二班头　啊！（鎖刘公道介）

〔众圓場。赵廉下馬介，坐介〕

赵　廉　兩廂搜来！

二班头　啊！（下）

〔班头甲持鋼刀上，班头乙持綉鞋上，同跪介〕

班头甲　鋼刀一把。

班头乙　綉鞋一只。

赵　廉　鋼刀入庫，綉鞋放下。帶刘媒婆！

二班头　啊！

〔刘媒婆跪介〕

刘媒婆　伺候太爷！

赵　廉　勾奸卖奸，可是此物？

刘媒婆　正是此物。

赵　廉　下去！

刘媒婆　是。（下）

赵　廉　帶刘彪！

〔刘彪跪介〕

刘　彪　伺候太爷！

赵　廉　孙家庄一刀連伤二命，定是你这个奴才所为！

刘　彪　小人只会宰杀牛羊，不会杀人。

二班头　他不招。

赵　廉　与我打！

二班头　啊！

〔二班头欲打刘彪介，刘彪搖手介〕

刘　彪　喂！别打别打！有招有招。

赵　廉　講！

刘　彪　那日小人宰杀牛羊回来，打从孙寡妇門前經过，忽听里面有男女欢笑之声，小人当是那傅朋与孙玉姣行那苟且之事，是小人一时心中不憤，手持鋼刀，进到里面，只听喀叹！一刀杀了兩个。小人乃是初犯，下次不敢也就是了。

〔刘彪欲逃介，二班头按住介〕

赵　廉　哼！一刀連伤二命，还說什么"初犯"？我来問你，为何男尸有头，女尸無头？

刘　彪　是那日小人在大街訛詐傅朋，內有刘公道解劝不公，因此怀恨在心，小人將人头丢在刘公道的家中去了！

赵　廉　下去！

刘　彪　是。

赵　廉　帶刘公道！

刘公道　太爷来啦！太爷来啦！

二班头　跪下！

〔刘公道跪介〕

赵　廉　刘公道，身当乡約地保，隐藏人头不报，是何道理？

刘公道　人头在脖子上头長着哪！

二班头　他不招。

赵　廉　来，与我打！

二班头　啊！

〔二班头欲打刘公道介，刘公道搖手介〕

刘公道　别打别打！有招有招！有这么一天黑下，一更多天兒不到二更天，二更多天兒不到三更天，三……

班头甲　少說廢話！

刘公道　嗯！嗯！反正二更多天兒唄，小人正睡着觉，就听見后头院里咕咚的一声，把小人可就給吓醒啦，穿上衣裳，起来这么一瞧哇，我的媽呀，原来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哇！

刘　彪　刘公道，那是老子給你送人头去啦！

刘公道　人头是你送的？

刘　彪　不錯呀。

刘公道　俺謝謝你！

刘　彪　不成敬意。

刘公道　这个人头一瞧見俺，他就滴溜溜不見啦！

赵　廉　胡說！来，掌嘴！

二班头　啊！

〔二班头欲打刘公道嘴介，刘公道搖手介〕

刘公道　别打！我招！俺把它扔在硃砂井里啦！

赵　廉　来，打道硃砂井！

众　　　啊！

〔众圆场。赵廉坐介〕

赵　廉　搭捞上来！

二班头　是。（下）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西皮散板）

为寻姣兒大街走，

看看贓官审人头。

〔班头甲持人头上，跪介〕

班头甲　人头在此，太爷請看。

赵　廉　有了人头，本县就好落案了！

〔班头乙上，跪介〕

班头乙　报！里面还有死尸一口。

赵　廉　啊！怎么，还有死尸一口！

班头乙　正是。

赵　廉　吱，搭捞上来！

二班头　是。（下）

〔二班头搭尸上〕

赵　廉　带刘公道！

刘公道　伺候太爷！

赵　廉　刘公道，这井內的死尸是哪里来的？

刘公道　这死尸呀？古来就有。

二班头　不招。

赵　廉　与我打！

刘公道　别打！有招！是我隐藏人头的时候，他在旁边瞧着

咧。我怕他給我說出去，是我拿起鉄鎬，就把他給鎬下井去咧。

赵　廉　他叫什么名字？

刘公道　他叫宋兴兒！

宋国士　閃开了！

（唱西皮搖板）

一見我兒命丧了。（向前扑介）

赵　廉　这是何人？

班头甲　宋先生！

赵　廉　死尸呢？

班头甲　是他的兒子。

赵　廉　哎呀，本県的对头到了！

宋国士　（接唱西皮搖板）

怎不叫人哭嚎啕。

上前責打刘公道，

〔宋国士打刘公道介，赵廉起介，班头甲攔宋国士介〕

赵　廉　啊宋先生！

宋国士　呀呸！哪个不称我是"宋先生"，單要你这贓官皃奉承！

赵　廉　抱尸痛哭，敢是相認？

宋国士　这！不相認。

赵　廉　嗯！旣不相認，莫非是攪鬧本县的尸場？

宋国士　呀呀呸！这尸首乃是我兒宋兴兒，在刘公道家中以为雇工之人，被刘公道害死。你这贓官，放着人命官司不問，反倒断我償他十兩紋銀。今日还我兒子便罢；如若不然，破着我这条老命不要，我就与你拚了！

〔宋国士向赵廉撞头介，二班头攔介〕

宋国士　我上告你去了！（下）

二班头　上告太爷去啦！

赵　廉　唤他轉来！

二班头　宋先生轉来！宋先生轉来！（向赵廉）去远啦。

赵　廉　哼！無用的东西！待本县亲自去唤。啊，宋先生請轉，本县还你十兩紋銀就是！

刘公道　宋先生回来，商議商議，宋先生！宋——

〔赵廉回身打刘公道介〕

赵　廉　（唱西皮搖板）

大罵公道是禽兽，

打死兴兒隐人头。

硃砂井边下毒手，（打刘公道介）

活活打死你这老蠢牛。

班头甲　啓禀太爷：刘公道打不得啦！

赵　廉　怎么打不得？

班头甲　打死刘公道，就沒有活口啦。

赵　廉　依你之見？

班头甲　依小人之見，將一干人犯，帶到千岁台前，听候發落。太爷不但無事，还要祿位高升哪！

赵　廉　哈哈哈！你倒是本县的好衙役。將一干人犯帶在馬后。与爷帶馬！

班头甲　遵命！

〔班头甲帶馬介，刘公道欲上馬介〕

班头甲　你干什么？

刘公道　俺上馬呀！

班头甲　这不是你的馬。

刘公道　俺的馬呢？

班头甲　你的馬呀，还沒有粘尾巴哪！

赵　廉　嗯！（上馬介）

刘公道　你看又遇見他啦！

赵　廉　（唱西皮慢三眼板）

鄗鄔县在馬上心神不定，

这几天我为人犯死里逃生。

自幼兒在窗前学習孔聖，

一心想占鰲头荣耀門庭。

实指望作清官（轉二六板）高升一品，

又誰知孙家庄起下禍根。

孙玉姣卖風流在門前站定，

誘动了小傅朋他起下淫心。

假意兒丢玉鐲以为媒証，

又有个刘媒婆老不正經。

誆玉姣綉鞋兒在兩下里勾引，

轉面来罵刘彪大胆的畜牲。

孙家庄你一刀連伤二命，

將人头胡乱丢移禍旁人。

刘公道当乡約常在衙門，

为什么見人头你不打报呈？

硃砂井隐人头暗害人命，

最可嘆宋国士他絕了后根。

宋巧姣寃枉狀將本县告定，

千岁爷將本县就傳到法門。

見千岁典刑时休要怨恨，

待本县我請高僧和高道、高道高僧、誦念經文、

超度尔等的陰魂。

明知道山有虎伤人性命，

我就放大胆闖虎穴（轉散板）去見上人。

〔四衙役、二班头、刘媒婆、刘彪、刘公道、赵廉下〕

第 七 場

〔二衙役分別拿玉鐲、綉鞋引傅朋、孙玉姣上〕

傅　朋　（唱西皮散板）

多蒙千岁恩义大，

孙玉姣　（接唱西皮散板）

水中明月鏡中花。

〔同下〕

第 八 場

〔二衙役、刘彪、刘媒婆上〕

刘媒婆　奴才！

（唱西皮流水板）

奴才作事眞胆大，

黑夜里提刀把人杀。

綉鞋就該火焚化，

連累为娘受刑法。

刘　彪　母亲哪！

（唱西皮流水板）

母亲不必珠泪掉，

孩兒言来听根苗：

遭不幸爹爹老头子亡故早，

抛下了母子二人苦受煎熬。

自幼兒不讀書常常打鬧，
仁义道德少教条。
行动坐卧無正道，
全憑着杀生害命手中的鋼刀。
怨母亲大不該誆騙玉姣綉鞋往我的家中帶到，
多管閑事惹禍苗。
孩兒一見气冲惱，
一霎时想起了計籠牢；
心想着用誘鞋訛詐傅朋的銀錢鈔，
得吃得喝乐逍遥。
我二人在大街打起来了，
遇見了刘公道乡約地保才把此事勾消；
有誰知刘公道那小子不公道，
招惹得孩兒鬧毛包。
喝燒酒酩酊醉暈头打腦，
凶神附体身帶刀。
奔到那孙家庄撬开門心想来偷盜，
鷄不叫狗不咬里面那么靜悄悄。
忽听得那床上有男女二人睡覺，
我只說是傅朋与孙玉姣。
趁此时来捉奸豈不是好，
用鋼刀喊嚓喀嚓，兩个人头地下拋；
有誰知，杀錯了，
遺禍于人絕妙招。
將人头照顧了刘公道拉个墊背的才好，
有誰知天網恢恢难以脫逃。
此一番見千岁兒的命不要，

二十年后又是好汉子一条。

刘媒婆　奴才！

（唱西皮流水板）

刘媒婆在大街珠泪双流，

尊一声二公差細听从头：

实指望养兒有了后，

又誰知养兒起下禍根由。

我兒犯法把娘嘔，

項帶着鉄練如同耍猴。

說着說着气冲牛斗，

搬起了洒鞋踹你个大跟头。

哎喲喲，把腰扭，

順着那脊梁溝兒冷汗流。

二位公差慢些走，

我有言来細听根由：

只要你不嫌我的容貌丑，

我与你鋪床疊被共枕头；

只要你祖上陰功有，

生兒养女在后头。

你若是願意点点手，

你若是不愛你也不用害羞，我是决不强求。

二衙役　走！

〔二衙役領刘媒婆、刘彪下〕

第　九　場

〔二班头引刘公道上〕

刘公道　哎！

（唱西皮流水板）

千差万差我的差，

不該打死宋家娃。

躺在陽关裝啞吧，

打死老子我也不走啦。（躺下介）

二班头　起来！走哇！

刘公道　走不动啦。

二班头　走不动，起来跑！

刘公道　你混蛋！走不动，就跑的动啦？

二班头　不走打你！

刘公道　打死我，我也不走啦！

二班头　有請太爷！

〔赵廉上〕

赵　廉　何事？

二班头　刘公道不走啦。

赵　廉　与我打！

二班头　打死他，他也不走啦。

赵　廉　也罢！將本县的馬与他乘騎。

二班头　太爷哪？

赵　廉　只好是步行。

〔赵廉下馬介，班头甲接馬鞭介〕

班头甲　嘿，清官哪！起来！有馬騎，你还不走嗎？

刘公道　有馬騎？这倒不錯，打官司还有馬騎咧！

〔刘公道上馬介。赵廉斥刘公道介〕

赵　廉　嗯！

（唱西皮流水板）

刘公道作事真胆大，

身当乡約犯王法，

此一番去見那千岁爷的駕，

老狗才！

准备下鋼刀把尔的头来杀！（下）

刘公道　咳！

（唱西皮流水板）

刘公道在大街珠泪双抛，

尊一声二公差細听根苗：

自幼兒讀詩書我当了乡約地保，

合村庄都道我老迈年高。

論家財我家有金銀財宝，

論田地倉廒滿可算富豪。

那一日后头院咕咚咕咚有人来偷盗，

哈叭狗兒吧嗒吧嗒叫声高，

哧楞楞哧楞楞哧楞……划根取灯兒点个灯亮兒去照，

哎咦！哎呀！

原来是血淋淋的人头地下拋。

我只說將人头隐藏埋了，

又誰知宋兴兒年紀小嘴上無毛、办事不牢、一边兒看着。

小孩子中了我的牢籠圈套，

硃砂井內看奇巧。

手拿鉄鎬对准他的后腦勺，

倍叭卜嚨井內拋，他一命赴陰曹，

我只說作此事無人知曉，

又誰知天網恢恢难以脫逃。

二位公差咱們夙日旧相好，

我給你二百索、二百吊、吊与索、索与吊、你將我放了。

你要放，我就跑，

你要是不放你是个大野猫！

二班头　快点兒走吧！

〔二班头、刘公道下〕

第　十　場

〔賈桂上〕

賈　桂　头戴金絲帽，身穿滚龙袍。

咱家、賈桂。这郿鄔县去了三天啦。今兒个該来啦。天都这晚兒啦，怎么还不來呀？我这兒等着他。

（坐介）

〔班头乙上〕

班头乙　奉了太爷命，到此来投文。

来此已是。那边兒有位公公，待我向前。（立賈桂身右边請安介）請公公安！

〔賈桂回头面向左边，不理介〕

班头乙　呦！沒听見。再来一回。請公公安！

〔立賈桂身左請安介，賈桂回头面向右边不理介〕

班头乙　呦！又沒听見。再来一回。（又至賈桂身右請安介）請公公安！

賈　桂　呦！这兒还有个人哪？

班头乙　好，我这兒請了半天安啦。

賈　桂　干嘛的？

班头乙　投文的。

賈　桂　拿来！

〔班头乙遞公文介，賈桂接公文介〕

賈　桂　嘿，这倒好啊！素事兒。我說你怎么来的？

班头乙　打我們衙門一步一步兒走来的！

賈　桂　眞难为你。劳您駕，你再給我一步一步兒的走回去！（扔公文介）这是怎么話兒說的！

〔班头乙拾公文介，打扦介〕

班头乙　有請太爷！

〔赵廉上〕

赵　廉　公文可曾投上？

班头乙　碰啦！

赵　廉　哼！無用的东西！

〔班头乙遞公文介，赵廉接公文介，投介〕

賈　桂　这郿鄔县也眞是的啊，投文么，自己不来，打發这么一条狗来！

赵　廉　啊，公公！

〔賈桂起立介〕

賈　桂　喝！县台，您干嘛来啦？

赵　廉　投文来了。

賈　桂　咳，投文？您打發条狗来就得啦，干嘛还用您自己来哪？

赵　廉　理当如此。

賈　桂　您那个文哪？

赵　廉　在这里，有劳公公！（遞公文介）

賈　桂　小事一段，哪兒不交朋友哇！（接公文，掏介，看介）嘿！外甥打灯籠——照旧。我說县台！

赵　廉　公公！

賈　桂　眞个的，您这文就这么投法嗎？
赵　廉　不是这样投法，要怎样的投法呢？
賈　桂　我問你啦。我知道怎么投法呀？你走开我这兒吧！
〔賈桂扔公文介，赵廉拾公文介〕
賈　桂　跟我裝糊塗！你們为什么？我 們 为 什 么？你們不是为升官換紗帽嗎？我們跑坏了一双靴子，好几大兩，我們得自己拿錢买！这是怎么話兒說的哪，这不是不懂交情嗎！
〔赵廉持公文問班头乙介〕
赵　廉　这里面的匯票呢？
班头乙　我拿的是現銀子。
赵　廉　拿来！
班头乙　不是賞我的嗎？
赵　廉　哼！拿来！
〔班头乙掏銀子遞赵廉介〕
班头乙　有这个我也投得上。
赵　廉　哼！下去！
〔班头乙下〕
賈　桂　眞是的，愈拿話領着他，他愈跟我裝不懂！可你不想想，我們为什么——
〔赵廉遞銀子、公文介〕
賈　桂　哎！县台，您这是干什嗎？
赵　廉　不成敬意。
賈　桂　这我可得罰您，我跟您鬧着玩哪！您怎么跟我动起眞个的来啦！
赵　廉　公公莫非嫌輕么？
賈　桂　您这么一說，我倒得搋起来！（搋銀子介）

赵　廉　这便才是！

賈　桂　人犯都帶齐啦？

赵　廉　帶齐了。

賈　桂　一名不短？

赵　廉　一名不少。

賈　桂　嘿，多能办事！千岁爷早就問下来啦。都是我給您兜着哪！

赵　廉　全仗公公！

賈　桂　不要紧。您先到我屋里歇歇腿兒。孩子們！給县台沏茶倒西瓜！

众　　（內）啊！

〔赵廉下〕

賈　桂　你不花？叫你花，你总得花，我看你花不花！有請千岁！

〔刘瑾上〕

刘　瑾　只望出京乐安然，在京出京俱一般。

〔賈桂跪呈公文介〕

賈　桂　郿鄔县公文一角，当堂扯封啊！

〔刘瑾背手看公文介，賈桂欲起介〕

刘　瑾　啊！

〔賈桂忙跪介〕

刘　瑾　噢！

〔刘瑾坐介，賈桂站介〕

刘　瑾　桂兒呀！

賈　桂　喳！

刘　瑾　郿鄔县来了沒有？

賈　桂　早就来啦。您正歇着哪，沒敢惊动您。

刘　瑾　人犯都帶齐了嗎？

賈　桂　都帶齐啦，一名不短。

刘　瑾　嘿，倒很能办事！

賈　桂　敢情！您瞧这文也是他投的，写的多好哇！您瞧这一撇，这一竪，这一勾兒！

刘　瑾　你倒瞧着点兒我眼睛啊！叫他上堂回話。

賈　桂　嗻！

〔賈桂出門介〕

賈　桂　县台！

〔赵廉上〕

賈　桂　千岁爷那兒傳您哪。別駭怕，都有我哪。来来，我給您报門。报！郿鄔县告进！

〔赵廉隨賈桂低头进門介，赵廉跪介〕

赵　廉　参見千岁！

刘　瑾　你还有什么說的嗎？

赵　廉　千岁！

（唱西皮流水板）

一干人犯俱帶妥，

望求千岁作定夺。

刘　瑾　哎喲哎喲！好歹你是个父母官兒，干嘛我作“定夺”哪？

賈　桂　我說老爷子，这話得这么說——水大还漫得过鴨子去嗎？

刘　瑾　什么，水大漫不过桥去？哪有我这么大的鴨子呀？

賈　桂　不管怎么說吧，反正得您拿主意。

刘　瑾　怎么着，得我拿主意？人犯你帶齐了嗎？

赵　廉　俱已帶到。

刘　瑾　好！帶呀！审哪！

賈　桂　別忙別忙！老爷子，他是一个父母官兒，跟兒女百姓跪在一塊兒，多不像样兒呀？您叫他起来吧！

刘　瑾　那么你就起来啵！

赵　廉　多謝千岁！（起立介）

刘　瑾　帶呀！审哪！問哪——

賈　桂　別忙別忙！哪有站着問案的！您总得賞他个座兒呀？

刘　瑾　咱們爷們这兒，哪有他的座兒呀！

賈　桂　咳！咱們爷兒們是外場人兒，不要这个够使的！

刘　瑾　要这么一說，你就坐下啵！

赵　廉　千岁台前，哪有臣的座位？

刘　瑾　你瞧！不識抬举不是？

賈　桂　老爷子叫你坐，你就坐下得啦！

赵　廉　噢，多謝千岁！啊，公公請坐！

賈　桂　您倒甭讓。我站慣啦。

〔赵廉坐介〕

刘　瑾　我說县台，咱家在宮里头沒审过什么案子，到与不到的，您得多兜着点兒，咱們这就是一台戏嗎！

賈　桂　唉！这不是要托偶哪！

刘　瑾　咱們先帶誰？

赵　廉　帶刘彪。

刘　瑾　帶刘彪！

賈　桂　帶刘彪！

〔刘彪上，跪介〕

刘　彪　小人与千岁爷叩头！

刘　瑾　啊！这小子好大嗓子眼兒！

賈　桂　甭說呀，也是唱大花臉的。

刘　瑾　你要知道这大花脸可專揍你們这小花脸哪！

賈　桂　老爷子您又是誰呀！

刘　彪　千岁！

（唱西皮搖板）

　　半夜三更睡不着。

刘　瑾　住了吧！半夜三更睡不着，你就該起来坐着。誰叫你拿刀杀人去啦？說好的啵！

刘　彪　千岁！

（唱西皮流水板）

　　尊声千岁听我說：

　　男女二人同床臥，

　　鋼刀一举兩个人头落，杀的也不多。

刘　瑾　鋼刀一举，兩个人头落，不用說嘍，鋼刀要是不举，这腦袋也下不来呀！

賈　桂　是呀，也沒那么糟的脖子呀。

刘　瑾　我說县台，一刀連伤二命，当問何罪？

赵　廉　論律凌迟。千岁开恩，問他个斬罪。

刘　瑾　斬罪？噢，就是把腦袋給切下来呀！

赵　廉　正是。

刘　瑾　那多損哪！

賈　桂　您恩典恩典他。

刘　瑾　咱們爷兒們恩典恩典他，这么着吧！把他拉到火車道上軋死吧！

〔刘彪下〕

刘　瑾　該帶誰啦？

赵　廉　刘公道。

刘　瑾　帶刘公道！

賈　桂　帶刘公道！

〔刘公道上，跪介〕

刘　瑾　有什么說的沒有？

刘公道　千岁！

(唱西皮搖板)

怕犯王法当乡約，

刘　瑾　怎么着？“怕犯王法当乡約”，不用說嘍！这乡約就是地保嘍。比如这么說，你們这村兒里，出点兒什么事兒，由你出头給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你就是这么一个大好人哪！

賈　桂　唉，不錯，他就是一个大好人嗎！

刘　瑾　好人有这長像的嗎？

賈　桂　唉！我說老爷子，好人可不論長像呀！

刘　瑾　是喲！你总得向着他呀！誰讓你們都是唱小花臉的哪！

賈　桂　您当我們“同行是寃家”哪！

刘　瑾　說好的啵！

刘公道　千岁！

(唱西皮流水板)

尊声千岁听我說：

打死兴兒我的錯，

天網恢恢脫也脫不脫。

刘　瑾　我說县台，隐藏人头不报，打死雇工之人，問他个什么罪名？

赵　廉　論罪当斬。千岁开恩，問他个絞罪。

刘　瑾　絞罪？噢，就是把人活活地給勒死呀！

赵　廉　正是。

刘　瑾　那多麽的慌啊！咱家得恩典恩典他。这么着吧，下油鍋把他炸啦吧！

刘公道　慢着慢着！千岁爷我跟您老商量商量。

刘　瑾　商量什么哪！

刘公道　这么办吧：你把油錢折給俺，咱們来个干鍋兒爆吧！

刘　瑾　咱們就这么办，来呀！給他来个干鍋兒爆。

〔刘公道下〕

刘　瑾　又該帶誰啦？

赵　廉　刘媒婆。

刘　瑾　帶刘媒婆！

賈　桂　帶刘媒婆！

〔刘媒婆上，跪介〕

刘　瑾　有什么說的沒有？

刘媒婆　千岁爷吃餅！

刘　瑾　"吃餅"？我脟兒怕叫"渴"！

刘媒婆　（唱西皮搖板）

貪圖花紅把媒說，

刘　瑾　住了吧！貪圖花紅把媒說，不用說你是个媒婆子。比如这么說吧，东庄兒有个小小子，西庄兒有个小閨女，你中間兒这么一說合，教他們作对小兩口，对不对？

刘媒婆　对啦。

刘　瑾　哼！咱家我恨透你們这一行人啦！

賈　桂　老爷子，您恨她們干嘛呀？

刘　瑾　咱們爷們这一輩子用不着她們呀！你給我說好的吧！

刘媒婆　（西皮流水板）

誰想兒子作事錯。

小事弄成天大禍，

从今再不当媒婆。

刘　瑾　来呀！給我撕把撕把喂鷹啊！

赵　廉　且慢！啊千岁，有道是："兒大不由母"哇！

刘　瑾　你看，到底是父母官兒。你这一句話不要紧，可就把她的命給救啦！

赵　廉　千岁开恩！

刘　瑾　我得恩典恩典她。

賈　桂　您恩典恩典她！

刘　瑾　这么着吧！把她給我打死吧！

〔刘媒婆下〕

刘　瑾　又該帶誰啦？

赵　廉　傅朋。

刘　瑾　帶傅朋！

賈　桂　帶傅朋！

〔傅朋上，跪介〕

刘　瑾　年輕輕的，不說好好念書，弄这么一只鐲子滿世界胡扔，幸亏是只玉的，这要是硬面兒的哪？

賈　桂　那我就給啃啦！

刘　瑾　餓嗝？（向傅朋）下堂更衣，廊下伺候着！

〔傅朋起介，下〕

刘　瑾　帶孙玉姣！

賈　桂　帶孙玉姣！（下）

〔孙玉姣上，跪介〕

孙玉姣　參見千岁！

刘　瑾　一个閨閣幼女，不好好学習針黹，滿街上找便宜。

这幸亏是只玉鐲。这要是只金鐲子，你們还不闹到金鑾宝殿上去呀！

〔賈桂上〕

賈　桂　老爷子，太后老佛爷要看看孙玉姣！

刘　瑾　怎么着，太后老佛爷要看看孙玉姣嗎？

賈　桂　正是。

刘　瑾　嘿！这孩子的佛緣兒不小哇！

賈　桂　敢情！

刘　瑾　別忙！咱們爷兒們得打听打听，去得去不得，我說县台！

赵　廉　千岁！

刘　瑾　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姣，她去得嗎？

赵　廉　黄花幼女可以去得！

刘　瑾　怎么着，黄花幼女可以去得？这要是金針木耳哪？

賈　桂　那我就給打了滷啦！

刘　瑾　饞骨头！桂兒呀，你領她去，多磕头，少說話！

賈　桂　嗻！（向孙玉姣）随咱家来！

〔賈桂引孙玉姣下。賈桂复上〕

刘　瑾　帶宋巧姣！

〔宋巧姣上，跪介〕

宋巧姣　参見千岁！

刘　瑾　一命抵一命，一案抵一案。你还有什么說的嗎？

宋巧姣　民女要面謝皇太！

刘　瑾　怎么着，你还要面謝皇太嗎？

宋巧姣　正是。

刘　瑾　嘿！我說县台，这孩子可有良心哪！

赵　廉　有良心。

刘　瑾　有来头！

赵　廉　有来头。

刘　瑾　她大有来头！

赵　廉　嗯！大有来头！

刘　瑾　啊！她要沒来头，就会把尊駕您給告下来了嗎？

〔赵廉离座，跪介〕

賈　桂　您瞧！您瞧！您这一句話不要紧，他又矮了半截兒！

刘　瑾　我跟他鬧着玩兒哪。起来起来！

賈　桂　起来起来。老爷子跟你鬧着玩兒哪！

〔赵廉起介〕

刘　瑾　我說县台，宋巧姣她要面謝皇太，去得去不得？

赵　廉　她也去得。

刘　瑾　怎么到她这兒加个"也"字哪？

賈　桂　哎喲老爷子，您就教她去不就結了嗎？

刘　瑾　領她去，多磕头，少說話！

賈　桂　嗻！（向宋巧姣）随咱家来！

〔賈桂引宋巧姣下〕

刘　瑾　县台，我把他三人好有一比！

赵　廉　比作何来？

刘　瑾　你且听道哇！

（唱西皮搖板）

孙玉姣拾玉鐲錯中有錯，

宋巧姣可算得女中魁娥。

他三人成婚配全仗于我，

好一似織女星巧渡銀河。

〔賈桂上〕

賈　桂　老皇太一見孙、宋二女，十分喜悦。老皇太主婚將

孙、宋二女，不分大小，許配傅朋为妻。他們冠帶齐啦，来給您磕头来啦！

刘　瑾　哎，别介！攔着点兒呀！

賈　桂　攔不住啦！来啦来啦！

〔傅朋、孙玉姣、宋巧姣上，跪介，同叩首介〕

刘　瑾　得啦，别磕啦！哈哈哈！

〔傅朋、孙玉姣、宋巧姣起立介〕

刘　瑾　嘿！桂兒呀！你瞧老皇太多会打扮他們哪！眞像一堂供花似的！

賈　桂　还是皂王供！

刘　瑾　怎么哪！

賈　桂　三托兒嘛！

刘　瑾　你走开这兒吧！傅朋，你年輕輕的，怎么不出外为官哪？

傅　朋　被此案牽連在內。

刘　瑾　你瞧！你瞧！又是你給人家耽誤啦！

賈　桂　老爺子，沒人家县太爷什么事。您封他个官兒不就結了嗎？

刘　瑾　咱們爷們兒哪封的！

賈　桂　呦！現在除了皇上就是您。您不封誰封哪？封啊封啊！

刘　瑾　封得嗎？

賈　桂　封得。封啊封啊！

刘　瑾　路过淮陽府短个什么？

賈　桂　短个都司。

刘　瑾　暫作都司，候咱家奏明聖上，再为提拔于你呀。

賈　桂　謝恩哪！

〔傅朋、孙玉姣、宋巧姣跪介，叩拜介，起立，出門介，赵廉随后揖送介，傅朋拂袖介，傅朋、孙玉姣、宋巧姣下。赵廉作無奈狀介〕

刘　瑾　赵廉有罪呀！

〔赵廉跪介〕

賈　桂　老爷子，一命抵一命，一案抵一案。人家可有什么罪呀！

刘　瑾　难道一点兒罪也沒有嗎？

賈　桂　别說一点兒，一丢丢的罪也沒有哇！

刘　瑾　你說沒罪就沒罪嗎？

〔賈桂臥地撒賴介〕

賈　桂　赵廉有罪呀！掉在酒缸里啦！連骨头都"醉"啦！

刘　瑾　眞是个滚刀筋！起来！

〔賈桂起立介〕

刘　瑾　沒罪是沒罪，我得罰他！

賈　桂　他一个穷知县，哪兒經的住您罰！

刘　瑾　我罰他給我办趟差。拿我的手諭到鳳翔府支銀三千兩，到苏、杭二州办兩份嫁妝，送給孙、宋二女，办好啦，咱家不难为你。

賈　桂　对啦，办好啦，老爷子还給你升官兒换紗帽哪。

刘　瑾　桂兒呀，我心里的事，你怎么都知道啦？

賈　桂　我就是您肚子里的混食虫嗎。

刘　瑾　髒劲兒的！

賈　桂　干脆！老爷子，您这就封吧！

刘　瑾　封不得吧！

賈　桂　封得！封得！您不封誰封啊？

刘　瑾　嘿，我說县台，你这倆錢兒可沒化在空地兒上啊！

賈　桂　人家就这么点兒事，您都給說出来啦！

刘　瑾　嗯！路过鳳翔府，短个什么？

賈　桂　短个知府。

刘　瑾　暂作鳳翔知府，候咱家奏明聖上，再提拔于你呀。下咯！

〔刘瑾扔公文介，下。赵廉拾公文起立介〕

赵　廉　谢千岁！

〔赵廉給賈桂三請安介〕

賈　桂　这可又算得了什嗎！喲哈哈哈……

〔尾声。賈桂，赵廉分下〕

刘瑾逛花园

侯喜瑞口述

按： 这出戏应接在"法門寺"第三場里。賈桂念完"和尚帶路，校尉的，摆駕观音堂啊！"刘瑾原人下，場上仅留刘瑾和賈桂。

刘　瑾　哎，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你看老皇太这么大的年紀，您哪还是这么硬朗，走道兒多快，也不用人攙着，眞跟一尊活佛似的。

賈　桂　是呀，您瞧太后老佛爷偌大的年紀，精神也大，身体也好，这是咱們爷們兒的造化，誰比得了哇！

刘　瑾　孩兒呀，这話你說的对，咱們爷們兒的造化誰也比不了。

賈　桂　那是当然的嘍。

刘　瑾　哎，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咱听人說，法門寺的景致好，咱們爷兒倆趁这会兒逛一逛，你瞧好不好？

賈　桂　好哇！

刘　瑾　帶路！

賈　桂　嗻！

〔賈桂引刘瑾小圓場〕

刘　瑾　哎，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你瞧，大佛宝殿里头的佛爷多么威武，法身多大，他們都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嗎？

賈　桂　嗻！奴才我知道一点兒。当中間兒的是釋迦牟尼，那边兒那一尊是阿弥陀佛，这边兒这一尊是葯氏佛，这是清一僧最尊重的三大士。

刘　瑾　这兩边兒还有这么些个小和尚，这个按着个猫，那边兒那个逗的是有腿的長虫，有長眉毛的，你瞧这个，胳臂怎么这么長，八成兒他是个扒手兒吧？

賈　桂　哎喲老爷子，您怎么胡給起名字？这兩边兒不是小和尚，是十八尊者十八罗汉。这边兒这个按着的，那也不是猫，那是虎。这边兒这个逗的也不是長虫，那是龙。这是降龙、伏虎。那二尊者一个叫長眉罗汉，一个叫長臂罗汉，他也不是小偸兒。

刘　瑾　哦，这就是啦。走，咱們到花园兒看看。

賈　桂　嗻，您跟我来。

〔賈桂引刘瑾小圓場〕

刘　瑾　嘿，这个花园兒不錯，也大，也干淨。

賈　桂　您瞧，出家人早晨起来，拜佛念經完啦，沒有事兒，可不就是归置归置这兒，打扫打扫那兒，种个花兒啦，栽棵树啦，这就是他們的功課。

刘　瑾　他們可比咱們爷們兒清閑自在的多。

賈　桂　您瞧，那是什么話哪？出家人修的就是这个：扫地不伤螻蟻命，爱惜飞蛾紗罩灯。

刘　瑾　哎，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你瞧这棵花兒，开的多好哇！顏色是顏色，朵兒是朵兒，叶兒是叶兒。它叫什么名字？

賈　桂　老爷子，我跟您哪打个啞謎：兒子上学未归——

刘　瑾　它叫什么呀？

賈　桂　母耽啵。

刘　瑾　哦哦，牡丹哪。那棵哪？跟这棵長得差不了多少，也是牡丹嗎？

賈　桂　哎，老爷子，那棵不是牡丹。

刘　瑾　那么那棵是什么？

賈　桂　是卖油的不帶秤——杓舀。

刘　瑾　哦，“芍葯”哇！走，咱們到放生池看看。

賈　桂　您跟我来。

〔賈桂引刘瑾小圓場〕

刘　瑾　好大个兒的池子！

賈　桂　什么話哪？放生池嗎，总得大。

刘　瑾　里边兒的魚眞不少哇！和尙得花多少錢买这么些个魚呀？

賈　桂　老爷子，和尙不花錢买魚。这都是善士們年年买了魚，上这兒放生来。您瞧什么魚都有。

刘　瑾　哦，那就是啦。哎，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你瞧，这个金魚多么大呀！哎，把边兒的那是什么魚呀？

賈　桂　那个，是黃花魚。

刘　瑾　黃花魚，它干么貼边兒走？您瞧，常言道的好：黃花魚溜边兒嘛。

刘　瑾　那是什么魚？怎么仨腦袋長到一塊兒啦？

賈　桂　哎，老爷子，您別露怯啦，那是龙睛魚。那倆不是腦袋，那是它的大眼睛。

刘　瑾　哎，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你瞧，这兒怎么有荷叶魚呀？

賈　桂　那个不是荷叶魚。

刘　瑾　它是什么魚呀？

賈　桂　它是甲魚。

刘　瑾　走，咱們到别处看看。

賈　桂　嗻！您跟我来。

〔賈桂引刘瑾小圓場〕

刘　瑾　嘿，好大的撞撞轉兒！

賈　桂　老爷子，您别露怯啦，这不是撞撞轉兒。

刘　瑾　这是什么呀？

賈　桂　这是塔。

刘　瑾　塔，多少層兒啊？

賈　桂　玲瓏塔，塔玲瓏，玲瓏宝塔十三層；層層上，挂金鈴，西北風一摆响嘩楞。

刘　瑾　哎，这个东西倒不錯。回头你把和尚給我叫来。

賈　桂　叫和尚来干什么？

刘　瑾　叫他們把这个塔給我搬家去。

賈　桂　得啦，老爷子，沒那么大的力气！

刘　瑾　这工夫不小啦，咱們該瞧瞧太后老佛爷去啦。

賈　桂　对啦，咱們爷們兒該当差去啦。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258

定　价：（7）0.34元